



附錄
六世德記

^ 16
3061
23



門 16
號 3061
卷 23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六 世德紀

王性常先生傳

張壹民撰

王綱字性常。一字德常。弟秉常敬常。並以文學知名。性常尤善識鑒。有文武長才。少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元末嘗奉母避兵五洩山中。有道士夜投宿。性常異其氣貌。禮敬之曰。君必

明史卷二八九忠義傳

世德紀 苗題
先生家乘
卷見卷三十一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35.10.17 購
藏 書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系
有道者。願聞姓字。道士曰。吾終南隱士趙緣督也。與語
達旦。因授以筮法。且爲性常筮之。曰。公後當有名世者
矣。然公不克終牖下。今能從吾出遊乎。性常以母老有
難色。道士笑曰。公俗緣未斷。吾固知之。遂去。誠意伯劉
伯溫微時常造焉。性常謂之曰。子真王佐才。然貌微不
稱其心。宜厚施而薄受之。老夫性在邱壑。異時得志。幸
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後伯溫竟薦性常於朝。洪武
四年。以文學徵至京師。時性常年已七十。而齒髮精神
如少壯。上問而異之。親策治道。嘉悅其對。拜兵部郎

中。未幾潮民弗靖。遂擢廣東參議。往督兵糧。謂所親曰。
吾命盡茲行乎。致書與家人訣。攜其子彥達以行。至則
單舸往諭。潮民感悅。咸扣首服罪。威信大張。回至增城。
遇海寇曹真竊發。鼓譟突至。截舟羅拜。願得性常爲帥。
性常諭以逆順禍福。不從。則厲聲叱罵之。遂共扶舁之
而去。賊爲壇坐。性常日羅拜請不已。性常亦罵不絕聲。
遂遇害。時彥達亦隨入賊中。從傍哭罵求死。賊欲并殺
之。其酋曰。父忠而子孝。殺之不祥。與之食。不顧。賊憫其
誠孝。容令綴羊革裹尸。負之而出。得歸葬禾山。洪武二

十四年御史郭純始備上其事得立廟死所錄用彥達
彥達痛父以忠死躬耕養母。屨衣惡食終身不仕。性常
之歿。彥達時年十六云。

遯石先生傳

祭酒胡儼撰

南昌人。洪武舉人。永樂宣
德間(七〇〇)。

翁姓王氏諱與準字公度。浙之餘姚人。晉右軍將軍羲
之之裔也。父彥達有隱操。祖廣東參議性常以忠死難。
朝廷旌錄彥達而彥達痛父之死終身不仕。悉取其
先世所遺書付翁曰。但母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

也。翁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鄉里後進或來從學者。輒
辭曰。吾無師承。不足相授。因去。從四明趙先生學易。趙
先生奇其志節。妻以族妹。而勸之仕。翁曰。昨聞先生遯
世無悶之誨。與準請終身事斯語矣。趙先生媿謝之。先
世嘗得筮書於異人。翁暇試取而究其術。為人筮無不
奇中。遠近輻輳。縣令亦遣人來邀筮。後益數數。日或二
三至。翁厭苦之。取其書對使者焚之。曰。王與準不能為
術士。終日奔走公門。談禍福。令大銜之。翁因逃入四明
山石室中。不歸者年餘。時朝廷督有司訪求遺逸甚

嚴部使者至縣欲起翁令因言曰王與準以其先世嘗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使者怒拘翁三子使人督押入山求之翁聞益深遜墜厓傷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見翁創甚且視其言貌坦直無他翁亦備言其焚書逃遜之故使者悟始釋翁見翁次子世傑之賢因謂翁曰足下不仕終恐及罪甯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遂補世傑邑庠弟子員而翁竟以足疾得免翁謂人曰吾非惡富貴而樂貧賤顧吾命甚薄且先人之志不忍渝也又曰吾非傷於石將不能遂棲

遜之計石有德於吾不敢忘也因自號遜石翁云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嘗筮居祕圖湖陰遇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至是翁沒且十年而世傑以名儒宿學膺貢來遊南雍大司成陳公一見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命六堂之士咸師資之儼忝與同舍受世傑教益爲最多而相知爲最深因得備聞翁之隱德乃私爲志之若此昔人有言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王氏自漢吉祥至祥覽皆以令德孝友垂裕江

左聯絲數百祀門第之盛天下莫敢望中微百餘年天道未為無意也元末時其先世嘗遇異人謂其後必有名世者出而翁亦嘗再世而興之筮今世傑於翁亦再世矣充世傑之道真足以弘濟天下而能澹然爵祿不入其心古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吾誠於世傑見之異時求當天下之大任者非世傑而誰乎則異人之言與翁之筮於是始可驗矣

槐里先生傳

編修戚瀾撰

先生姓王名傑字世傑居祕圖湖之後其先世嘗植三槐於門自號槐里子學者因稱曰槐里先生始祖為晉右將軍羲之曾祖綱性常與其弟秉常敬常俱以文學顯名國初而性常以廣東參議死於苗之難祖祕湖漁隱彥達父遜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先生自為童子即有志聖賢之學年十四盡通四書五經及宋諸大儒之說時朝廷方督有司求遺逸部使者聞遜石翁之名及門迫起之不可得見先生奇焉謂遜石翁曰足下不屑就罪且及身甯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乃遣

先生備邑庠弟子員時教諭程晶負才倨傲奴視諸生見先生輒敬服語人曰此今之黃叔度也歲當大比邑有司首以先生應薦比入試眾皆散髮袒衣先生歎曰吾甯曳履衡門矣遂歸不復應試宣德間詔中外舉異才堪風憲者破常調任使之時先生次當貢邑令黃維雅重先生爲之具行李戒僕從強之應詔先生固以親老辭乃讓其友汪生叔昂既而遜石翁破又當貢復以母老辭讓其友李生文昭而躬耕受徒以養其母饗殮不繼休如也母且歿謂先生曰爾貧日益甚吾死

陳祭酒正統初南陳
北李明史一六三

爾必仕毋忘吾言已終喪先生乃應貢入南雍祭酒陳公敬宗聞先生至待以友禮使母就弟子列明年薦先生於朝未報而先生歿先生儀觀玉立秀目修髯望之以爲神人無賢愚戚疏皆知敬而愛之言行一以古聖賢爲法嘗謂其門人曰學者能見得曾點意思將灑然無人而不自得爵祿之無動於中不足言也先生與先君冷川先生友先君每稱先生所著易春秋說周禮考正以爲近世儒者皆所不及與人論人物必以先生爲稱首瀾時爲童子竊志之然從先君宦遊於外無因

及門也。今茲之歸，先生歿已久矣。就其家求所著述，僅存槐里雜稿數卷。而所謂易春秋說周禮考正者，則先生之歿於南雍，其二子皆不在侍，爲其同舍生所取，已盡亡之矣。嗚呼惜哉！先君幼時嘗聞鄉父老相傳，謂王氏自東晉來盛江左，中微且百數年。元時有隱士善筮者，與其先世遊，嘗言其後當有大儒名世者出，意其在先生而先生亦竟不及用，豈尙在其子孫耶。

竹軒先生傳

布政魏瀚撰

先生名倫，字天敘，以字行。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咏其間，視紛華勢利泊如也。客有造竹所者，輒指告之曰：此吾直諒多聞之友，何可一日相舍耶？學者因稱曰：竹軒先生。早承厥考槐里先生庭訓，德業夙成，甫冠，浙東西大家爭延聘爲子弟師。凡及門，經指授者，德業率多可觀。槐里先生蚤世，環堵蕭然，所遺惟書史數篋。先生每啟篋，輒揮涕曰：此吾先世之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乃窮年口誦心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觀儀禮。左氏傳、司馬遷史、雅善鼓琴。每風月清朗，則焚

香操弄數曲。弄罷復歌古詩詞。而使子弟和之。識者謂其胸次灑落。方之陶靖節。林和靖。無不及焉。居貧躬授徒。以養母。母性素嚴重。而於外家諸孤弟妹。憐愛甚切。至先生。每先意承志。解衣推食。惟恐弗及。而於妻孥之寒餒。弗遑恤焉。弟粲。幼孤。爲母所鍾愛。先生少則教之於家塾。長則挈之遊江湖。有無欣戚。罔不與居。逮子華官翰林。請於朝。分祿以爲先生養。先生復推其半以贍弟。鄉人有萁豆相煎者。聞先生風。多愧悔。更爲敦睦之行。先生容貌環偉。細目美髯。與人交際。和樂之氣藹

然可掬。而對門人弟子。則矩範嚴肅。凜乎不可犯。爲文章。好簡古。而厭浮靡。賦詩援筆立就。若不介意。而亦未嘗逸於法律之外。所著有竹軒稿。及江湖雜稿若干卷。藏于家。先生與先君菊莊翁訂盟吟社。有莫逆好。瀚自致政歸。每月旦亦獲陪先生杖履遊。且辱知於先生。仲子龍山學士。學士之子守仁。又與吾兒朝端同舉於鄉。累世通家。知先生之深者。固莫如瀚。因節其行之大者。於此。以備大史氏之採擇焉。

海日先生墓誌銘

弘治三年正月卒

(三十一)

大學士楊一清換

正德己卯甯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千艘而東遠近震動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鄰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盍避諸公曰吾兒方舉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爲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爲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卽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死此城

耳因使人趣郡縣宜急調兵糧爲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眾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初賊濠東下將趨南都伯安引兵入南昌奪其巢賊聞大恐急旋舟伯安帥吉安知府今都憲伍君文定等大戰於鄱陽湖賊兵風靡遂擒濠并其黨與數千人獻俘於闕嗚呼自古奸雄構亂雖有忠臣義士必假以歲月乃能削平禍難伯安奮戈一呼以身臨不測之淵呼吸之間地方大定公聞變從容羣囂眾惑屹然不爲動伯安得直前徇國不嬰懷回

顧以成懋績。公之雅量。伯安之忠義。求之載籍。可多見哉。及是。武廟南巡。權奸妒功。搆飛語。陷伯安。跡甚危。眾慮禍且及家。公寂若無聞。辛巳。今。皇帝入嗣大統。始下。詔表揚伯安之功。召還京師。因得便道歸省。尋論功封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又以廷推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錫之誥券。封公勳階。爵邑如子。俾子孫世其爵。適公誕辰。伯安捧觴爲壽。公蹙然曰。吾父子乃得復相見。邪。賊濠之亂。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以爲事難猝平。而平

之。然此仗。宗社神靈。朝廷威德。豈汝一書生所能辦。比讒構橫行。禍機四發。賴武廟英明保全。今國是既定。吾父子之榮極矣。然福者禍之基。能無懼乎。古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伯安跪曰。謹受教。公自是日。與姻黨置酒晏樂。歲暮舊疾作。嘉靖壬午春。二月十二日。終于正寢。得年七十有七。未屬續時。使者以部咨將新命至。公尙能言。趣諸子曰。不可以吾疾廢禮。宜急出迎。旣成禮。偃然而逝。訃。聞。上賜諭祭。命

有司治葬事。伯安偕諸弟卜以卒之。明年秋八月某日。葬公郡東天柱峯之南之原。具書戒使者詣鎮江。請子銘公墓。子曩官外制。官太常。接公班行。不鄙謂子以知言見待。子遷南京太常。辱贈以文。公校文南畿。道舊故甚洽。正德丁卯。取嫉權奸歸。致仕。子亦避讒。構謝病歸。杜門不接賓客。公直造內室。慰語久之。伯安又子掌銓。時首引置曹屬。號知己。公銘當子屬。顧以江西之變。關係公父子大節。特先書之。乃按公門人國子司業陸君深所著狀。摘而敘之。曰。公姓王氏。諱華。字德輝。號實菴。

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稱爲龍山先生。上世自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又自山陰徙餘姚。四世祖諱性。常有文武才。國初爲誠意伯所薦。仕至廣東參議。峒苗爲亂。死之。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年十六。喪父屍。自苗壤歸葬。痛父死忠。布蔬終其身。人稱孝子。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學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謂其子曰。吾後再世。其興興其久乎。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父諱天敘。號竹軒。初以公貴。封修撰。後與槐里公俱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今以伯安

功俱追封新建伯。祖妣孟氏封淑人，妣岑氏累封太淑人。進封太夫人。公生正統丙寅九月，孟淑人夢其姑抱緋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婦事吾孝，孫婦亦事汝孝。吾與若祖丐於上帝，以此孫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以今名。名長兄以榮，名符夢也。公生而警敏，始能言，槐里公口授以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讀書，過目不忘。六歲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去，遺其所提囊，取視之，數十金也。公度其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以投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果號而至，公迎謂曰：求爾金邪？

爲指其處，其人喜以一錠爲謝，卻不受。年十一從里師授業，日異而月不同。歲終里師無所施其教，年十四嘗與諸子弟讀書龍泉山寺。寺故有妖物爲祟，解傷人。寺僧復張皇其事，諸生皆喪氣走歸。公獨留居，妖亦浸滅。僧以爲異，假妖勢恐且試之，白方不色動。僧謝曰：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弱冠提學，張公時敏試其文，與少傅木齋謝先生相甲乙，並以狀元及第奇之。名遂起。故家世族爭禮聘爲子弟師。浙江方伯祁陽甯君良擇師與張公。張公曰：必欲學行兼優，無如王某者。甯親造

其館賓禮之請爲子師。延至祁陽湖湘之士聞而來從者踵相接。居甯之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日夕諷誦其間。學益進。祁俗好妓飲。公峻絕之。三年如一日。祁士有化服者。歸連舉不利。成化庚子。發解浙江第二人。明年辛丑。廷試第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甲辰充廷試彌封官。丁未同考會試。弘治改元戊申。與修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滿九載。以竹軒公憂去。癸丑服闋。遷右春坊右諭德。丙辰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公講筵音吐明暢。詞多切直。每以勤聖學戒逸豫。

親仁賢遠邪佞爲勸。孝廟嘉納焉。內侍李廣方貴幸。嘗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結張后表裏用事。眾以事頗涉嫌。欲諱之。公朗然誦說無少避忌。左右皆縮頸吐舌。上樂聞之不厭。罷講。遣中官賜尙食。皇太子出閣。詔選正人輔導。用端國本。公卿多薦公。自是日侍東宮講讀。眷賜加隆。戊午。命主順天鄉試。辛酉再主鄉試。應天得士爲多。壬戌遷翰林院學士。食從四品祿。命授庶吉士業修。大明會典爲纂修官。書成。遷詹事府少詹事。兼學士掌院事。與編纂通鑑纂要。是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紀 三
歲遷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武廟嗣位遣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以岑太夫人年高乞歸便養不許允明年改元丙寅瑾賊竊柄士夫側足立爭奔走其門求免禍公獨不往瑾銜之時伯安爲兵部主事疏瑾罪惡瑾矯詔執之幾斃廷杖竄南荒以去瑾復移怒於公尋知爲微時所聞名士意稍解冀公一見且將柄用焉公竟不往瑾益怒丁卯遷南京吏部尚書猶以舊故慰言冀必往謝公復不行遂推尋禮部舊事與公本不相涉者勒令致仕既歸有以其同年友事誣毀之者人謂公

當速白不然且及罪公曰是焉能免我我何忍訐吾友後伯安復官京師聞士夫論及此將疏辨於朝公馳書止之曰汝將重吾過邪公性至孝初竹軒公病報至當道以不受當遷官宜出受新命公卧家不出日憂懼不知所爲踰月訃始至慟絕幾喪生襄葬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羣至不爲害久且益馴人謂孝感比致仕岑太夫人年近百歲公壽逾七十猶朝夕爲童子嬉戲以悅親左右扶掖不忍斯須去側太夫人卒塊苦躄踊過毀致疾及葬徒跣數十里疾益甚竟以是不

起處諸昆弟篤友愛。祿食贏餘恒與共之。視其子若已出。氣質醅厚。坦坦自信。不立邊幅。議論風生。由衷而發。廣廷之論。入對妻孥。無異語。人有片善。亟稱之。有急惻然赴之。至人有過惡。則盡言規斥。不少回曲。坐是多遭嫉忌。然人諒其無他。則亦無深怨之者。識宏而守固。百務紛沓。應之如流。至臨危疑震蕩。眾披靡惶惑。獨卓立毅然。不爲變。若是蓋有人不及知者矣。公之學一出于正書。非正不讀。客有以仙家長生之術來說者。則峻拒之曰。修身以俟命。吾儒家法。長生奚爲。儉素自持。貨利

得喪不屑爲意。樓居厄于火。貲積一空。親朋來救焚者。欸語如常。爲詩文。取達意不以雕刻爲工。而自合程度。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藏于家。初配贈夫人鄭氏。淵靜孝慈。與公起微寒。同貧苦。躬紡績以奉舅姑。旣貴。恭儉不衰。壽四十一。先公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男四。長卽伯安。守仁名。別號陽明子。其學遂於理性。中外士爭師之。稱陽明先生。次守儉。太學生。次守文。郡庠生。次守章。女一。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

徐愛初鄭夫人耐葬穴湖已而改殯郡南石泉山石泉
近有水患乃卜今地葬公云惟古賢人君子未遇之時
每以天下國家爲己任出而登仕其所遭際不同而其
志有遂有不遂非人之所能爲也公少負奇氣壯強志
存用世願其職業恒在文字間而未能達之於政際遇
孝宗講筵啟沃 聖心簡在柄用有期不幸 龍馭
上賓弗究厥用晚登八座旋見沮於權奸偃蹇而歸豈
非天哉然有子如伯安所建立宏偉卓犖凡公之所欲
爲噤而不得施用者皆於其子之身而顯施大發之公

又親及見之較之峻登大受既久且專而泯然無聞於
世者其高下榮辱宜何如也王氏之先有植槐於庭蔭
後三公者遯石翁大有之占其類是乎銘曰
孰不有母孰如公母壽七十之叟僂僂拜舞百歲而
終歸得其所孰不有子公子天下士直其忠勤以事
其事不有其身惟徇之義是子是父允文允武勳在
冊府 帝錫之爵土其生不負而歿不朽銘以要諸
久

海日先生行狀

國子司業門人陸深謨

先生姓王氏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復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中學者又稱爲龍山先生其先出自晉光祿大夫覽之曾孫右軍將軍羲之由琅琊徙居會稽之山陰後二十三代孫迪功壽又自山陰徙餘姚至先生之四世祖廣東參議性常又五世矣參議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族人元章相友善往來山水間時人莫測也誠意伯劉伯溫微時嘗造焉參議謂曰子真王佐才然異時勿累老夫則善矣伯溫既貴遂

薦以爲兵部郎中擢廣東參議卒死於苗難高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漁隱年十六自苗中裏父尸歸葬朝夕哭墓下痛父以忠死簷衣惡食終身不仕鄉里以孝稱之曾祖諱與準號遜石翁偉貌修髯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居祕湖陰嘗筮得大有之震謂其子曰吾先世盛極而衰今衰極當復矣然必吾後再世而始興乎興必盛且久爾雖不及顯身沒亦與有焉祖諱世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卒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祖妣孟氏贈淑人父諱天敘別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

贈禮部右侍郎妣岑氏封太淑人。正統丙寅九月甲午先生生。先夕孟淑人夢其姑趙抱一童子。緋衣玉帶。授之曰。新婦平日事吾孝。今孫婦事汝亦孝。吾與若祖可於上帝。以此孫畀汝子孫。世世榮華無替。故先生生而。以今名。名先生之長兄半岩先生。以榮名。夢故也。先生生而警敏絕人。始能言。槐里先生抱弄之。因口授以古詩歌經耳。輒成誦。稍長。使讀書。過目不忘。六歲時。與羣兒戲水濱。見一客來濯足。已大醉。遺其所提囊而去。取視之。數十金也。先生度其人酒醒必復來。恐人持去。投

水中坐守之。有頃其人果號泣而至。先生迎謂曰。求爾金邪。爲指其處。其人喜躍。以一金謝。先生笑卻之。曰。不取爾數十金。乃取爾一金乎。客且慚且謝。隨至先生家。無少長咸遍拜而去。岑太夫人嘗績窗下。先生從旁坐讀書。時邑中迎春。里兒皆競呼出觀。先生獨安讀書不輟。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先生曰。大人誤矣。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誤矣。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兩月餘。請習文。數月之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公嘆異之。曰。歲終吾無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錄 一
以教爾矣。縣令呵從到塾。同學皆廢業擁觀。先生據案
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
呵責及爾。且柰何。先生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若誦書
不輟。彼亦便柰呵責也。錢因語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
是。斷非凡兒。十四歲時。嘗與親朋數人讀書龍泉山寺。
寺舊有妖爲祟。數人者皆富家子。素豪俠。自負莫之信。
又多侵侮寺僧。僧甚苦之。信宿妖作。數人果有傷者。寺
僧因復張皇其事。眾皆失氣。狼狽走歸。先生獨留居如
常。妖亦遂止。僧咸以爲異。每夜分輒眾登屋號笑。或瓦

石撼卧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
窺。先生方正襟危坐。神氣自若。輒又私相嘆異。然益多
方試之。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爲祟。諸人皆被傷。君能
獨無恐乎。先生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
乎。先生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無得遂已者。君
安得獨無所見乎。先生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
相顧色動。疑先生已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亡
過諸師兄爲祟邪。先生笑曰。非亡過諸師兄。乃見在諸
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先生曰。吾

雖非親見。若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邪。寺僧因具言其情。且嘆且謝曰。吾儕實欲以此試君耳。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至今寺僧猶傳其事。天順壬午。先生年十七。以三禮投試邑中。邑令奇其文。後數日復特試之。題下一揮而就。令疑其偶遇宿構。連三命題。其應益捷。因大奇賞。謂曰。吾子異日必大魁天下。遠邇爭禮聘爲子弟師。提學松江張公時敏。考校姚士。以先生與木齋謝公爲首。並稱之曰。二子皆當狀元及第。福德不可量也。方伯祁陽甯公良擇師於張公。張曰。但求舉

祁陽在湖南

業高等。則如某某者皆可。必欲學行兼優。惟王某耳。時先生甫踰弱冠。甯親至館舍。講賓主禮。請爲其子師。延至家。湖湘之士。翕然來從者以數十。在祁居梅莊別墅。墅中積書數千卷。先生晝夜諷誦。其間不入城市者三年。永士有陳姓者。聞先生篤學。特至梅莊請益。閒取所積書叩之。先生皆默誦如流。陳嘆曰。昔聞五經笥。今乃見之。祁俗好妓飲。先生峻絕之。比告歸。祁士以先生客居三年矣。乃祕兩妓於水次。因餞先生於亭上。宿焉。客散。妓從祕中出。先生呼舟不得。撤門爲桴而渡。眾始嘆

服其難。始先生在梅莊。嘗一夕夢迎春歸其家。前後鼓吹旛節。中導白土牛。其後一人輿以從。則方伯杜公謙也。既覺。先生以竹軒公岑太夫人皆生於辛丑。謂白為凶色。心惡之。遂語諸生欲歸。諸生堅留之。甯生曰。以紘占是夢。先生且大魁天下矣。夫牛丑屬也。謂之一元大武。辛金屬。其色白。春者一歲之首也。世以狀元為春元。先生之登。其在辛丑乎。故事。送狀元歸第者。京兆尹也。其時杜公殆為京兆乎。先生以親故。遂力辭而歸。舟過洞庭。阻風。君山祠下。因入祠謁。祝者迎問曰。公豈王狀

元邪。先生曰。何從知之。祝者曰。疇昔之夕。夢山神曰。後日薄暮。有王狀元來。吾以是知之。先生異其言。與梅莊之夢適相協。因備紀其事。自是先生連舉不利。至成化庚子。始以第二人發解。明年辛丑。果狀元及第。杜公為京兆。悉如其占云。是歲授官翰林院修撰。甲辰。廷試進士。為彌封官。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弘治改元。與脩憲廟實錄。充經筵官。己酉。秩滿。九載。當遷。聞竹軒疾。即移病不出。當道使人來趣親友。亦交勸之。且出遷官。若凶聞果至。不出未晚也。先生曰。親有疾。已不能匍匐歸。

侍湯藥。又逐逐奔走爲遷官之圖。須家信至。幸而無恙。出豈晚乎。竟不出。庚戌正月下旬。竹軒之訃始至。號慟屢絕。卽日南奔。葬竹軒於穴湖山。遂廬墓下。墓故虎穴。虎時時羣至。先生晝夜哭其傍。若無睹者。久之益馴。或傍廬卧。人畜一不犯。人以爲異。癸丑服滿。陞右春坊右諭德。充經筵講官。嘗進勸學疏。其略謂貴緝熙于光明。今每歲經筵不過三四御。而日講之設。或閒旬月。而始一二行。則緝熙之功無亦有閒歟。雖聖德天健。自能乾乾不息。而宋儒程頤所謂涵養本原。薰陶德性。

者。必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後可免於一暴十寒之患也。上然其言。御講日數。丙辰三月。特命爲日講官。賜金帶四品服。四月以選正人。端國本。公卿會推爲東宮輔導。戊午三月。又命兼東宮講讀。眷賜日隆。是歲奉命主順天府鄉試。辛酉。又奉命主應天鄉試。壬戌。陞翰林院學士。從四品俸。尋命教庶吉士。魯鐸等繼。又命與纂修大明會典。踰年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五月。復命與編通鑑纂要。六月。陞禮部右侍郎。仍兼日講。上以先生講釋明贍。

故特久任。是歲冬，命祭江淮諸神，乞便道歸省。還朝，以岑太夫人年邁，屢疏乞休，以便色養。不允。尋陞禮部左侍郎。明年，武宗皇帝改元，賊瑾用事，呼吸成禍。福士大夫奔走其門者如市，先生獨不之顧。時先生元子今封新建伯，方爲兵部主事，上疏論瑾罪惡。瑾大怒，既逐新建，復移怒於先生。然瑾微時嘗從先生，鄉人方正習書史，備聞先生平日處家孝友，忠信之詳，心敬慕之。先生蓋不知也。瑾後知爲先生，怒稍解，嘗語陰使人謂於先生有舊，若一見可立躋相位，先生不可。瑾意

漸拂。丁卯陞南京吏部尚書，瑾猶以舊故使人慰之曰：「不久將大召，冀必往謝。」先生又不行。瑾復大怒，然先生乃無可加之罪，遂推尋禮部時舊事與先生無干者，傳旨令致仕。先生聞命，忻然束裝而歸，曰：「吾自此可免於禍矣。」既有以同年友事誣毀先生於朝者，人咸勸先生一白。先生曰：「某吾同年友，若白之，是我訐其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辨。」後新建復官京師，聞士夫之論，具本奏辨。先生聞之，卽馳書止之，曰：「是以爲吾平生之大恥乎？吾本無可恥，今迺無故而攻發其友之陰

私是反爲吾求一大恥矣。人謂汝智於吾，吾不信也。迺不復辨。歷事三朝，惟孝廟最知。末年尤加眷注，屢因進講勸。上勤聖學，戒逸豫，親仁賢，遠邪佞。上皆虛心嘉納。故事，講官數人當直者，必先期演習。至上前，猶或盪張失措。先生未嘗豫習，及進講，又甚條暢。一日，上已幸講筵，直講者忽風眩仆地，眾皆惶遽，共推先生代。先生從容就案，展卷敷析，尤極整暇。眾咸服其器度。內侍李廣者，方貴幸，嘗於文華殿講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諸學士欲諱不敢言。先

生特誦說朗然，開諷明切。左右聞者皆縮頸吐舌，而上樂聞不厭。明日罷講，命中官賜食。中官密語先生云：連日先生講書明白，聖心甚喜，甚加眷念。先生自慶知遇，益用剴切。上亦精勤，彌勵詎意。孝廟升遐，先生志未及行，亦偃蹇而歸矣。天道如斯，嗚呼悲夫！先生氣質醇厚，平生無矯言飾行，仁恕坦直，不立邊幅，與人無眾寡大小，待之如一。談笑言議，由衷而發。廣庭之論，入對妻孥，曾無兩語。人有片善，稱之不容口。有急難來控者，惻然若身陷於溝穽，忘己拯救之。雖以此招謗。

取嫌亦不恤。然於人有過惡，亦直言規切，不肯少回曲。以是往往反遭嫉忌。然人亦知其實心無他，則亦無有深怨之者。先生才識宏達，無所不可，而操持堅的，屹不可動。百務紛沓，應之沛然。未嘗見其有難處之事。至臨危疑震蕩，眾多披靡惶惑，而先生毅然卓立，然未嘗以此自表見。故人之知者罕矣。爲詩文皆信筆立就，不事雕刻。但取詞達而止。所著有龍山稿、垣南草堂稿、禮經大義諸書、雜錄、進講餘抄等稿，共四十六卷。先生孝友出于天性，祿食盈餘，皆與諸昆弟共之。視諸昆弟之子，

不啻己出。竹軒公及岑太夫人，色愛之養，無所不至。太夫人已百歲，先生亦壽踰七十矣。朝夕爲童子色，嬉戲左右，撫摩扶掖，未嘗少離。或時爲親朋山水之邀，乘舟暫出，忽念太夫人，卽蹙然反棹。及太夫人之歿，寢苦蔬食，哀毀踰節，因以得疾，逮葬，跣足隨號，行數十里。於是疾勢愈增，病卧踰年，始漸瘳。然自是氣益衰。先生素聞甯濠之惡，疑其亂，嘗私謂所親曰：異時天下之禍，必自茲人始矣。令家人卜地於上虞之龍溪，使其族人之居溪傍者，買田築室，潛爲棲遯之計。至是正德己卯，甯濠

果發兵爲變遠近傳聞駭愕且謂新建公亦以遇害盡室驚惶請徙龍溪先生曰吾往歲爲龍溪之卜以有老母在耳今老母已入土使吾兒果不幸遇害吾何所逃於天地乎飭家人勿輕語動已而新建起兵之檄至親朋皆來賀益勸先生宜速逃龍溪咸謂新建旣與濠爲敵其勢必陰使奸人來不利於公先生笑曰吾兒能棄家殺賊吾乃獨先去以爲民望乎 祖宗德澤在天下必不使殘賊覆亂宗國行見其敗也吾爲 國大臣恨己老不能荷戈首敵倘不幸勝負之算不可期猶將與

鄉里子弟共死此城耳因使趣郡縣宜急調兵糧且禁訛言勿令搖動鄉人來竊視先生方晏然如平居亦皆稍稍復定不旬月新建捷至果如先生所料親朋皆攜酒交慶先生曰此 祖宗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紀綱法度維持周密 朝廷威靈震懾四海蒼生不當罹此荼毒故旬月之間罪人斯得皆天意也豈吾一書生所能辦此哉然吾以垂盡之年幸免委填溝壑家門無夷僇之慘鄉里子弟又皆得免於征輸調發吾兒幸全首領父子相見有日凡此皆足以稍慰目前者也諸親友咸

喜極飲盡歡而罷已而武廟南巡奸黨害新建之功飛語構陷危疑洶洶且夕不可測羣小偵伺旁午於道或來先生家私籍其產宇丁畜若將抄沒之爲姻族皆震撼莫知所出先生寂若無聞日休田野間惟戒家人謹出入慎言語而已辛巳今上龍飛始下詔宣白新建之功召還京師新建因得便道歸省尋進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遣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新建遂下溫旨存問先生於家兼有羊酒之賜適先生誕辰親朋咸集新建捧觴爲壽先生蹙然曰吾父子不相見

者幾年矣始汝平寇南贛日夜勞瘁吾雖憂汝之疾然臣職宜爾不敢爲汝憂也甯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爲難平矣而卒平吾雖幸汝之成然此實天意非人力可及吾不敢爲汝幸也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人皆爲汝危吾能無危乎然於此時惟有致命遂志動心忍性不爲無益雖爲汝危又復爲汝喜也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穹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人皆以爲榮吾謂非榮乎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爲榮復以爲懼也夫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吾老矣。得父子相保於牖下。孰與犯盈滿之戒。覆成功而毀。令名者邪。新建洗而跽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嘆息感動。於是會其鄉黨親友。置酒燕樂者月餘。歲且暮。疾復作。新建率其諸弟。日夜侍湯藥。壬午正月。勢轉劇。二月十二日己丑。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臨絕。神識精明。略無昏憤。時朝廷推論新建之功。進封先生及竹軒槐里。皆爲新建伯。是日部咨適至。屬疾且革。先生聞使者已在門。促新建及諸弟曰。雖倉遽。烏可以廢禮。爾輩必皆出迎。

聞已成禮。然後偃然瞑目而逝。先生始致政歸。客有以神仙之術來說者。先生謝之曰。人所以樂生於天地之間。以內有父母昆弟妻子宗族之親。外有君臣朋友姻戚之懿。從遊聚樂。無相離也。今皆去此。而稿然獨往於深山絕谷。此與死者何異。夫清心寡欲。以怡神定志。此聖賢之學。所自有。吾但安樂委順。聽盡於天而已。奚以長生爲乎。客謝曰。神仙之學。正謂世人悅生惡死。故其所欲而漸次導之。今公已無惡死悅生之心。固以默契神仙之妙。吾術無所用矣。先生於異道外術。一切奇詭。

之說廓然皆無所入。惟岑太夫人稍崇佛教。則又時時曲意順從之。亦復不以爲累也。先生旣歸。卽息意邱園。或時與田夫野老同遊。其談笑蕭然。形迹之外。人有勸之宜且閉門養威重者。先生笑曰。汝豈欲我更求作好官邪。性喜節儉。然於貨利得喪。曾不以介意。嘗構樓居十數楹。甫成而火。資積爲之一蕩。親友來救焚者。先生皆一一從容款接。談笑衍衍。如平時。略不見有倉遽之色。人以此咸嘆服其德量云。先生元配贈夫人鄭氏。淵靖孝慈。與先生共甘貧苦。起微寒。躬操井臼。勤紡績。以

奉舅姑。旣貴而恭儉益至。壽四十九。先先生三十六年卒。繼室趙氏。封夫人。側室楊氏。子四人。長守仁。鄭出。南京兵部尙書。封新建伯。次守儉。楊出。太學生。次守文。趙出。郡庠生。次守章。楊出。一女。趙出。適南京工部都水郎中同邑徐愛。始鄭夫人殯郡南之石泉山。已而有水患。乃卜地於天柱峯之陽而葬先生焉。深先生南畿所錄士也。暨於登朝。獲從班行之末。受教最深。又辱與新建公游處。出入門牆最久。每當侍側。講道之際。觀法者多矣。正德壬申秋。以使事之餘。迂道拜先生於龍山里第。

扁舟載酒相與遊南鎮諸山乃休於陽明洞天之下執手命之曰此吾兒之志也大業日遠子必勉之臨望而別嗚呼深鄙陋無狀不足以窺見高深然不敢謂之不知先生也謹按王君琥所錄行實泣而敘之將以上于史官告於當世之司文柄者伏惟採擇焉

陽明先生墓誌銘

甘泉湛若水撰

甘泉子挈家閉關於西樵煙霞之洞故友新建伯陽明王先生之子正億以其岳舅禮部尚書久菴黃公之狀

及書來請墓銘曰公知陽明公者也非公莫能銘甘泉子曰吾又何辭焉公知陽明公者非公莫能狀公狀之吾銘之公狀其詳吾銘其大吾又何義之辭焉乃發狀而謹按之讀世系狀云云曰公出於龍山狀元大宗伯公華大宗伯公出於贈禮部侍郎竹軒公天敘竹軒公出於太學生贈禮部侍郎槐里公傑槐里公出於遜石公與準厥有禮易之傳遜石公出於祕湖漁隱公彥達祕湖出於性常公綱有文武長才與括蒼劉伯溫友善仕爲廣東參議死難也推其華胄遙遙遠派於晉高

王畿五弱說
三六七
士義之光祿大夫覽焉。曰：公其有所本之矣。夫水土之積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讀誕生狀云云，曰：祖妣岑太淑人有赤子乘雲下昇天樂導之之夢，公乃誕焉。是名曰雲蓋，徵之矣。神僧言之，遂改今名，曰：然則陽明公殆神授歟。其異人矣。六年乃言，十一年有金山之詩。十七年間一齋，聖人可學之語，曰：其有所啟之矣。讀學術狀云云，曰：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會甘泉子於京師，語人曰：守

仁從宦三十年，未見此人。甘泉子語人亦曰：若水泛觀於四方，未見此人，遂相與定交講學。一宗程氏仁者渾然與天地萬物同體之指，故陽明公初主格物之說，後主良知之說，甘泉子一主隨準體認天理之說，然皆聖賢宗指也。而人或舍其精義，各滯執於彼此言語，蓋失之矣。故甘泉子嘗爲之語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則同也。讀仕進狀云云，曰：初舉己未禮闈第一，徐穆爭之，落第二。然益有聲，登進士，試工部。差督造王威甯墳，辭卻金幣，獨受軍中佩劍之贈，適符

少時夢蓋兆之矣。疏邊務朝政之失，有聲。授刑部主事。審囚淮甸，有聲。告病歸養，起補兵部主事。上疏乞宥南京所執諫官戴銑等，毋使遠道致死。朝廷有殺諫官之名，劉瑾怒，矯詔廷杖之，不死。謫貴州龍場驛，萬里矣。而公不少怵。甘泉子贈之九章，其七章云：皇天常無私，日月常盈虧。聖人常無為，萬物常往來。何名為無為？自然無安排。勿忘與勿助，此中有天機。其九章云：天地我一體，宇宙本同家。與君心已通，別離何怨嗟。浮雲去不停，游子路轉賒。願言崇明德，浩浩同無涯。及居夷，端居默。

坐而夷人化惡為善，有聲。人或告曰：陽明公至浙，沈于江矣。至福建，始起矣。登鼓山之詩曰：海上曾為滄水使，山中又拜武夷君。有徵矣。甘泉子聞之，笑曰：此佯狂避世也。故為之作詩，有云：佯狂欲浮海，說夢癡人前。及後數年，會于滁，乃吐實。彼誇虛執，有以為神奇者。烏足以知公者哉。復起尹廬陵，卧治六月，而百務具理，有聲。取入南京刑部主事，留為吏部驗封主事，有聲。陽明公謂甘泉子曰：乃今可卜鄰矣。遂就甘泉子長安灰厰右鄰居之時，講于大興隆寺。而久庵黃公宗賢會焉。三人相

懽語合意。久庵曰：他日天台雁蕩，當爲二公作兩草亭矣。後合兩爲一焉。明道一也。明年甘泉子使安南，後二年，陽明公遷貳南太僕，聚徒講學，有聲。甘泉子還期會于滁陽之間，夜論儒釋之道。又明年甘泉子丁憂，扶母柩南歸。陽明公時爲南大鴻臚，逆弔于龍江關，尋遷南贛都憲矣。讀平贛之狀云云：曰夫倡三廣夾攻之策，收橫水左溪桶岡泃頭之功，用兵如神矣。甘泉子曰：雖有大司馬王晉谿之知，請授之便宜旗牌，以備他用，亦以陽明公素養銳士於營，以待不時之出也。迅雷呼吸之

閩也。又以身先士卒，以作軍氣也。讀平江西之狀云云：曰甘泉子先是在憂，致書於公，幸因閩行之使以去也。蓋公前有宰相之隙，後有江西未萌之禍，不去必爲楚人所鈐，兩不報，未幾有甯府之變，公幾陷於虎口。然而贛兵素振，旣足爲之牽制，而倡義檄諸府縣興兵，會豐城誓師分攻七門，七門大開，遂除留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脅從之民，釋被報之囚，表死難之忠，據省城絕其歸路，直趣樵舍，因成擒賊之功，是水也以淺見測淵謀也。然始而翕然稱爲掀天揭地之功矣。旣

而大吏妬焉。內幸爭功者附焉。輾轉殫力竭精矣。僅乃得免。或未嘗不思前慮也。所以危而不死者。內臣張永護之也。於大吏門列不亦愧乎。由是遂流爲先與後擒之言。上下騰沸。是不足辯也。夫陽明逆知宸濠有異志。劉養正來說必得公乃發。公應之曰。時非桀紂。世無湯武。臣有仗節死義耳。其猶使冀生元亨往與之語者。實欲誘其善。不動干戈。潛消莫大之禍也。使陽明公而實許養正。則宸濠殺孫都憲許副使。必待陽明至乃發。陽明未至而發者。知絕意于陽明之與已矣。使陽明實許

之。必乘風直抵南昌。必不與豐城聞顧泌告變。卽謀南奔。以倡大義。奪漁艇使如漁人。然以奔吉安矣。其宸濠兵校追公者。非迎公也。將脅公也。且宸濠之上。不能直趨中原。以北中不能攻陷金陵。以據者。以陽明爲之制。其尾兵威足以累之。使不前也。又取據省城。絕其資重。與歸路也。功莫大焉者也。若夫百年之後。忌妬者盡死。天理在人心者復明。則公論定矣。已而該部果題。賜敕錫勞。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米一

千石于時天其將定矣而置之南者有人焉以參乎其間矣公丁父憂而四方從學者日眾有迎忌者意致有偽學之効者人其勝天平或以浮語沮公六年不召尋以論薦命為兩廣總制軍務平岑猛之亂或曰其且進且沮使公不得入輔乎讀思田之狀云云曰公奏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戰甲諭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復岑後設流守而思田平夫陽明公不革岑猛之後之士官以夷治夷也盧蘇等杖之百而釋之置流守以制焉仁義之術也人知殺伐之為功而不知神

武不殺者功之上也仁義兩全之道也讀八寨之狀云云曰檄參將會守巡命指揮馬文瑞永順宣慰彭明輔保靖宣慰彭九霄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貫八寨之中扼道路之衝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或曰八峒掩襲村落以為功無破巢之功也無功以為有功也何則辯之曰夫陽明之貪功當取岑猛盧蘇之大功而不取焉不宜捨其大者取其小者其亦不智不武也謂陽明公為之乎夫宣慰諸哨之兵可襲則襲出其不意兵法之奇不可預授者也

而以病陽明焉。將使爲宋襄陳儒之愚已耶。非馭戎不測之威矣。事竣而請歸告病危矣。不待報而遽行。且行且候。命其卒於南安途次而不及。命下亦命也。江西輔臣進帖以譖公。上革之恤典。人眾之勝天也。亦命也。百年之後。天定將不勝人矣乎。甘泉子始召入禮部。面叩輔臣曰。外人皆云陽明之事。乃公爲之乎。輔臣默然。然亦不以作怒加禍。猶爲有君子度量焉。可尙也。公卒之日。兩廣江西之民。相與弔于途曰。哲人其瘞矣。士夫之知者。相與語於朝曰。忠良其逝矣。四方同志者。

且與弔於家曰。斯文其喪矣。久庵公爲之狀。六年而後就慎重也。甘泉子曰。吾志其大義。銘諸墓。將使觀厥詳於狀也。銘曰。

南鎮嶙嶙。在浙之濱。奇氣鬱積。是生異人。生而氣靈。乘雲降精。十一金山。詩成鬼驚。志學踰二廣。信館次婁公。一言聖學。可至長而任俠。未脫舊習。馳馬試劍。古人出入變化。屢遷逃仙。逃禪一變至道。丙寅之年。邂逅語契。相期共詣。天地爲體。物莫非已。抗疏廷杖。龍場煙瘴。居夷何陋。諸蠻歸向。起尹廬陵。卧治不庭。六月之間。百

廢具興入司驗封眾志皆通孚于同朝執經相從轉南太僕鴻臚太畜遂巡南贛乃展驥足涖頭桶岡三廣夾攻身先士卒屢收奇功蓄勇養銳隱然有待云胡養正陰謀來說詐言尊師公明灼知冀子往化消變無爲閩道豐城及變未萌聞變遄返心事以明旌旗蔽空聲義下江尾兵累之北趨不從乃擒巨賊乃親獻馘爭功欲殺永也護翊彼同袍者反戈不怩隱之于心以莫不戚憂居六年起治思田撫而不戮夷情晏然武文兼資仁義並行神武不殺是稱天兵凡厥操縱聖學妙用一以

貫之同靜異動

陽明先生行狀

門人黃綰撰

陽明先生王公諱守仁字伯安其先琅琊人晉光祿大夫覽之後覽曾孫羲之少隨父曠渡江家建康不樂徙會稽其後復徙剡之華塘自華塘徙石堰又徙達溪有曰壽者仕至迪功郎乃徙居餘姚六世祖諱綱字性常博學善識鑑有文武長才與永嘉高則誠宗人高元章括蒼劉伯溫友善仕國朝爲廣東參議死苗難五世

行狀之撰在嘉靖八年

世系本於海日行狀云行狀又本槐里五遷石堰兩傳遞下而詳

壽義之廿三世孫

祖諱彥達號祕湖漁隱有孝行高祖諱與準號遯石翁精究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曾祖諱傑號槐里子以明經貢爲太學生贈禮部右侍郎曾祖妣孟氏贈淑人祖諱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編修贈禮部右侍郎祖妣岑氏封太淑人父諱華成化辛丑狀元及第仕至南京吏部尙書封新建伯妣鄭氏封孺人贈夫人繼母趙氏封夫人鄭氏孕十四月而生公誕夕岑太淑人夢天神抱一赤子乘雲而來導以鼓樂與岑岑寤而公生名曰雲六歲不言一日有僧過之摩其頂曰有此甯馨兒卻叫壤

了龍山公悟改今名遂言穎異頓發年十一竹軒翁攜之上京過金山作詩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有相者謂塾師曰此子他日官至極品當立異等功名年十三侍龍山公爲考官入場評卷高下皆當性豪邁不羈喜任俠畿內石英王勇湖廣石和尚之亂爲書將獻于朝請往征之龍山公力止之年十七至江西成婚于外舅養和諸公官舍明年還廣信謁一齋婁先生異其質語以所當學而又期以聖人爲可學而至遂深契之領弘治壬

子年鄉薦己未登進士觀政工部與太原喬宇廣信汪俊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姑蘇顧璘徐禎卿山東邊貢諸公以才名爭馳騁學古詩文欽差督造威甯伯王公墳于河間馭役夫以十五之法暇卽演八陣圖識者已知其有遠志少日嘗夢威甯伯授以寶劍旣竣事威甯家以金幣爲謝辭不受乃出威甯軍中佩劍贈之適符其夢受焉時有慧星及靺虜猖獗上疏論邊務因言朝政之失辭極剴切明年授刑部主事差往淮甸審囚多所平反復命日事案牘夜歸必燃燈讀五經及先秦兩

漢書爲文字益工龍山公恐過勞成疾禁家人不許置燈書室俟龍山公寢復燃必至夜分因得嘔血疾養病歸越闢陽明書院究極仙經秘旨靜坐爲長生久視之道久能預知其友王思裕等四人欲訪公方出五雲門卽命僕要于路歷語其故四人驚以爲神甲子聘爲山東鄉試考官至今海內所稱重者皆所取士也改兵部武庫司主事明年白沙陳先生高第甘泉湛公若水一會而定交其明聖學明年丙寅正德改元宦官劉瑾竊國柄作威福差官校至南京拏給事中戴銑等下獄公

上疏乞宥之。瑾怒，矯詔廷杖五十，斃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瑾怒未釋，公行至錢塘，度或不免，乃託爲投江，潛入武夷山中，決意遠遯。夜至一山庵投宿，不納。行半里許，見一古廟，遂據香案卧。黎明，道士特往視之，方熟睡，乃推醒曰：「此虎狼穴也，何得無恙？」因詰公出處，公乃吐實。道士曰：「如公所志，將來必有赤族之禍。」公問何以至此，道士曰：「公既有名朝野，若果由此匿跡，將來之徒假名以鼓舞人心，朝廷尋究汝家，豈不致赤族之禍。」公深然其言，嘗有詩云：「海上曾爲滄水使，山中又拜

武夷君。遂由武夷至廣信，沂彭蠡，歷沅湘，至龍場。始至無屋可居，茨于叢棘間，遷于東峰，就石穴而居。夷俗于中土人至，必蠱殺之。及卜公于蠱神，不協。于是日來親附，以所居陰溼，乃相與伐木爲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玩易窩以居之。三僕歷險冒瘴皆病，公日夕躬爲湯糜調護之。瑾欲害公之意未已，公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尙不能遣于心，乃爲石廊，自誓曰：「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復何計？日夜端居默坐，澄心精慮，以求諸靜一之中。一夕忽大悟，踴躍若狂者，以所記憶五

經之言證之。一一相契。獨與晦庵註疏若相抵牾。恒往來於心。因著五經臆說。時元山席公官貴陽。聞其言論。謂為聖學復睹。公因取朱子大全閱之。見其晚年論議。自知其所學之非。至有誑已誑人之說。曰。晦翁亦已自悔矣。日與學者講究體察。愈益精明。而從游者眾。時思州守遣人至龍場。稍侮慢公。諸役夫咸憤惋。輒相與毆辱之。守大怒曰。憲副毛公科。令公請謝。且喻以禍福。公致書于守。遂釋然。愈敬重公。安宣慰聞公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辭不受。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復固辭不受。及

安晚有定論。三。五。七。版。大全閱之。為留都時事。

年譜云守大怒言諸當道。

年譜作阿賈阿札。

議減驛事。則力折之。且申說。朝廷威信。令甲其議。遂寢。已而僮酋有阿賈阿札者。標掠為地方患。公復以書詆諷之。安悚然操切所部。民賴以甯。庚午。陞廬陵知縣。比至稽。國初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委以詞訟。公坐視其成。囹圄清虛。是歲冬。以朝覲入京。調南京刑部主事。館于大興隆寺。予時為後軍都事。少嘗有志聖學。求之紫陽濂洛象山之書。日事靜坐。雖與公有通家之舊。實未嘗深知其學。執友柴墟儲公燿。與予書曰。近日士夫如王君伯安。趨向正造詣深。不專文字之學。足下肯

官銜名詳見年譜此卷。

出與之游。麗澤之益未必不多。子因而慕公。卽夕趨見。適湛公共坐室中。公出與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而遽至此也。予曰。雖粗有志。實未用功。公曰。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卽問曾識湛原明否。來日請會以訂我三人終身共學之盟。明日公令人邀子。至公館中。會湛公。其拜而盟。又數日。湛公與予語。欲謀白巖喬公。轉告冢宰邃庵楊公。留公北曹。楊公乃擢公爲吏部驗封主事。予三人者。自職事之外。稍暇必會講。飲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勵。未幾。陞文選員外郎。陞考功郎中。而學益

不懈。士大夫之有志者。皆相率從游。如此二年。而湛公使安南。子與公又居一年。壬申冬。子以疾告歸。公爲文及詩送子。且託予結廬天台雁蕩之間。而其老焉。湛公又欲買地蕭山湘湖之間。結廬與子三人共之。明年癸酉。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從游者日益眾。甲戌。陞南京鴻臚寺卿。始專以良知之旨訓學者。乙亥。朝廷舉考察之典。爲疏自劾。力乞休致。以踐前言。不允。八月。又上疏。力以疾甚乞養病。又不允。明年丙子十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撫鎮南贛汀漳等處。先是南贛撫鎮屢用非

人山谷兇民初爲攘竊漸至劫掠州縣肆無忌憚遠近視效凡在虔楚閩廣接壤山谷無非賊巢小大有司束手無策皆謂終不可除兵部尙書王公瓊獨知公特薦而用之又懇疏以辭亦不允督旨益嚴公遂受命旣至南贛先嚴戰禦之法時龍南賊二千餘突至信豐又糾合廣東龍川泃頭諸賊酋分隊以進勢甚猖獗公於未戰之先令兵備官調兵斷賊歸路又委官統領前後夾擊又曰此賊旣離巢穴利在速戰又令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各鄉村往來路徑多張疑兵使進無所獲退

無所據不過旬日可以坐擒一違節制以軍法從事先時在官吏書門皂及在門軍民陰陽占卜皆與賊通曰在官府左右詞覘不惟言出于口賊必先知凡意向顏色之間賊亦知之公知其然在此則示以彼在彼則示以此每令陰陽擇日日者占卜或已吉而不用或欲用而中止每勵兵蓐食令俟期而發兵竟不出賊各依險自固四路設伏公潛令三省兵備官各率兵從徑道與賊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俘獲無算餘黨奔聚象湖山拒守諭令佯言犒軍退師俟秋再舉密探虛實乘

賊懈弛以護送廣東布政使邵蕢爲名選精兵一千五百當先重兵四千二百繼後夜半自率數十騎至密招前軍來令分三路各銜枚直趨象湖山搗其巢穴我兵奪據隘口賊猶不知賊雖失險其間驍悍猶能凌絕谷超距如飛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滾木礮石以死拒敵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三省所發奇兵復從閒道鼓噪突登始驚潰大敗我兵乘勝追殺擒斬俘獲無算墜崖壑而死者不可勝計餘黨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明日復戰賊又不利遜入廣東界上黃蠟樟

溪大山賊酋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公命分兵五路攻擊與賊連戰令知府鍾湘破長富村等巢三十餘處擒斬俘獲益多其脇從餘黨悉願攜家以聽撫安公委官招撫復業者四千餘人又令僉事顧應祥等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揚言班師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腳等處分爲三哨鼓噪並進賊瞻顧不暇望風瓦解攻破古村柘林白土村赤石巖等巢直搗箭灌及攻破水竹大重玩苦宅溪苦宅溪清泉溪曰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

後大戰十餘。俘獲四千人。有奇。牛馬貨物無算。嘗上疏申明賞罰。以勵人心。因請勅便宜行事。及請令旗令牌。不報。及是大庚南康上猶三縣。輦賊虜掠居民。廣東泃頭等處。強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圍南康縣。殺損官兵。與湖廣桂陽廣東樂昌等巢相聯。盤據流劫三省。時兵備等官請調三省狼達等兵。與官兵夾剿。又上疏論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仍請便宜行事。期于成功。不限以時。則兵眾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勸。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日翦月削。可使

漸盡。復請添設清平縣治。通鹽法以足兵食。會湖廣巡撫都御史秦公金奏請夾剿。疏下。復上疏議處兵糧事宜。六月召知府李墩縣丞舒富等。密授方略。領兵分剿。生擒賊酋陳曰能等。搗其巢。俘獲賊黨無算。又上疏論三省交剿方略。先是屢請勅便宜行事。眾皆笑公為迂。惟尚書王公慨然曰。朝廷此等權柄。不與此等人用。又與誰用。我必與之。故因公疏覆議。奉旨改公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賜勅書及前所請旗牌。便宜行事。廷議以公前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諸處。擒

斬首從賊級數多降勅獎勵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
紵絲二表裏時汀漳左溪賊酋藍天鳳與贛南上新穩
下等峒賊酋雷鳴聰高文輝等相結盤據千里荼毒三
省公與諸從事議曰諸巢爲患雖同事勢各異以湖廣
言之則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
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
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
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
今我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

兵而臨桶岡勢如破竹矣議旣決命指揮郝文帥兵千
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涪帥兵千餘自大庾縣聶
都入知府李敷帥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
帥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親帥兵千餘自南康進屯
至坪期直搗橫水與諸軍會命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監
督各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是月初七日各哨齊
發初十日進兵至坪會間諜訶知各險隘皆設衮木礮
石公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乃自率兵乘夜遂進
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

久屯之形。復遣官分帥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銳砲鉤鎌。使由間道攀崖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藜茅爲數千竈。度我兵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黎明。公進兵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哨分逼。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爲官兵盡破其巢。遂棄險退走。公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帥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衮木礮石。我兵乘勝驟進。指揮謝景馬廷瑞兵由間道先入。悉焚賊巢。賊退無

以上平橫水左溪賊

所據。乃大敗奔潰。橫水旣破。遂乘勝進攻左溪。擒斬首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什物。不可勝算。會霧雨連日。公令休兵犒勞。是月二十七日。官兵乘勝進攻桶岡。公復議桶岡天險。四山壁立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天。深林絕谷。不覩日月。因詢訪鄉導。賊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蘿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皆假棧梯壑。夤懸絕壁而上。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令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不從。乘其猶豫。襲而擊之。乃可以逞縱。

所獲桶岡賊鍾景。縋入賊營。期以翼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恐。集眾會議。又遣縣丞舒富帥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遣知府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戢入葫蘿洞。皆于是月晦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明早冒雨疾登。賊酋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險。隔水爲陣。以拒我兵。渡水前擊。復分部左右夾攻。賊不能支。且戰且卻。及午雨霽。各兵鼓奮而前。賊乃敗走。桶岡諸巢悉平。親行相視。

形勢據險之隘。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其往來之路。又進兵攻穩下朱坑等巢。悉平。又以湖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諸隘。餘兵令回近縣休息。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噍類無遺。又疏請三縣適中之處立崇義縣。移置小溪驛于大庾縣城內。使督兵防遏。泃頭賊酋池大鬢等間橫水諸巢皆破。始懼加兵。乃遣其弟池仲

以上平桶岡賊

安等率老弱二百餘徒赴軍門投降。隨眾立效。意在緩兵。因窺虛實。乘閒內應。公逆知其謀。乃陽許之。及進攻桶岡。使領其眾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十一月。池大鬢等聞復破桶岡。益懼爲戰守備。公使人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爲之防。非虞官兵也。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等擅兵仇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伐木開道。將回兵洲頭。取道往征之。賊聞之。且喜且懼。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眾三千餘。爲池大

鬢所脇。而三人者獨深忌之。乃來告變云。池大鬢僭號設官。及以僞授盧珂等金龍霸王官爵印信。來首公先已謀知其事。乃復陽怒不信。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諭其意。珂遂遣人歸集其眾。待時而發。又使人往諭池大鬢。且密購其所親信頭目二十人。陰說之。同部下百八十人。使自來投訴。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賊眾皆喜。遂弛其備。池大鬢等乃謂其眾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率其麾下四十人。自詣贛。公使人探知。池大鬢已就道。

密遣人先行屬縣勒兵分哨候報而發。又使人督集盧珂等兵俱至。令所屬官寮以次設羊酒。日犒池大鬢等。以緩其歸。會正旦之明日。復設犒于庭。先伏甲士引池大鬢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資于獄。斬之。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入巢。諸哨兵皆從各徑道以入。自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令水直搗下泖大巢。與各哨兵會于三泖。先是賊徒得池大鬢報。謂贛州兵已罷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分投出禦。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

伏。併勢迎敵于龍子嶺。我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大戰良久。賊敗。復奮擊數十合。遂克上中下三泖。各哨官兵遙聞三泖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賊潰敗。遂進攻九連山。于是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爲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應之。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爲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公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潛遯。邀擊而悉俘之。前後擒斬首

級無算。俘獲男婦牛馬器仗什物不可勝計。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人及遠近村寨一時爲賊所驅。從惡未久者勢窮計迫。聚于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降。遣邢珣驗實。量加責治。籍其名數。悉安插於白沙。相視險易。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贛人皆戴香遮道而迎。爲立生祠。又家肖其像。而歲時祭禱。上疏乞休致。不允。又以龍川諸處係山林險阻之所。盜賊屯聚之鄉。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閩餘之地。政教不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

以上平三洲賊

據而守之。眞足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遂疏請于和平地方建設和平縣治。以扼其要害。又以大賊酋龔福全高仲仁李斌吳玠等邀路劫殺軍民。攻掠郡縣。命三省將官勦平。上三省夾勦捷音疏。朝廷論功行賞。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勅獎勵。懇疏辭免。乞原職致仕。溫旨慰留。因奏平定廣東韶州府樂昌縣等賊捷音。查例加陞子本衛世襲副千戶。在贛雖軍旅擾擾。四方從游日眾。而講學不廢。褒崇象山陸子之後。以扶正學。贛人初與賊通俗多鄙野。爲

在贛講學教化

立保甲十家牌法。於是作業出入皆有紀。又行鄉約。教勸禮讓。又親書教誡四章。使之家喻戶曉。而贛俗丕變。贛人多爲良善。而問學君子亦多矣。十四年正月。再疏乞放歸田里。當路忌公。欲從其請。王公瓊逆知宸濠必將爲變。一日召其屬主事應典曰。我真王某于江西。與之便宜行事者。不但爲溪洞諸賊而已。或有他變。若無便宜行事。勅書旗牌。將何施用。時福建有軍人進貢等之變。王公曰。此小事不足煩王某。但假此以牽便宜。勅書在彼手中。以待他變。爾可爲我做一題稿來看。稿成

具題降。勅與公曰。福州三衛軍人進貢等。協眾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時濠陰謀不軌。亦已有年。一日令安福舉人劉養正往說公云。寧王尊師重道。有湯武之資。欲從公講明正學。公笑曰。殿下能舍去王爵否。旣而令門人冀元亨先往與濠講學。以探其誠否。元亨與語矛盾。濠怒遣還。密使人殺于途。不果。公以六月初九日自贛往福建勘事。十五日。至豐城縣界。典史鄞人報濠反狀。繼而知縣顧必具言之。公度單旅倉猝。兵力未集。難卽勤王。亟欲遡流趨吉。

安南風方盛舟人聞宸濠發千餘人來劫公畏不敢發乃以逆流無風爲辭公密禱于舟中誓死報國無何北風大作舟人猶不肯行拔劍馘其耳遂發舟薄暮度勢不可前潛覓漁舟以微服行留麾下二人服已冠服在舟中濠兵果犯舟而公不在欲殺其代者一人曰何益遂捨之故追不及是夜至臨江知府戴德孺喜甚留公入城調度曰臨江居大江之濱與省城相近且當道路之衝莫若吉安爲宜又以三策籌之曰濠若出上策直趨京師出其不意則宗社危矣若出中策則趨南都

大江南北亦被其害若出下策但據江西省城則勤王之事尙易爲也行至中途恐其速出乃爲間諜假奉朝廷密旨先知甯府將反行令兩廣湖襄都御史楊旦秦金及兩京兵部各命將出師暗伏要害地方以俟甯府兵至襲殺復取優人數輩各與數百金以全其家令至伏兵處所飛報竊發日期將公文各縫置裕衣絮中將發間又捕捉僞太師李士實家屬至舟尾令其覘知公卽佯怒牽之上岸處斬已而故縱之令其奔報宸濠邏獲優人果於裕衣絮中搜得公文遂疑不發十八日

至吉安。知府伍文定甚喜，軍民皆遮道呼號。公入城，撫慰兩上疏告變，請命將征討，以解東南倒懸。奏至，王公瓊揚言於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至。」但朝廷不命將出師，則無以壯其軍威。時濠畜養死士二萬，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萬數。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脇從之人，又六七萬，虐焰張熾，公以百數從卒退保吉安。遙爲牽制之圖，遠近軍民劫于濠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公率知府伍文定、戴德孺、邢珣、徐璉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會計。

應解留錢糧，支給糧賞，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公差回任。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約會鄉官致仕右副都御史王懋忠養病，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鼇山赴部調用。僉事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致仕副使劉遜參政黃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勸忠義，曉諭禍福，調度已定，移檄遠近宣布。朝廷仁德暴濠罪惡，濠始覺爲公所欺，亟欲引兵而出。公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復省城，以搗其巢穴。彼聞必

回兵來援。我則出兵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次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萬餘。屬其腹心。宗室及儀賓內官。并僞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知其出。遂急促各府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于臨江樟樹鎮。身督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

太和知縣李楫。寧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伍文定攻廣潤門。邢珣攻順化門。徐璉攻惠民門。戴德孺攻永和門。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李美攻德勝門。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談儲王暉。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釁。從旁夾擊。以佐其勢。又探得濠伏兵千餘于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閒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登市。漢誓師。且申布朝廷之威。再暴濠惡約。諸將一鼓而

附城再鼓而登城。三鼓不克，誅其伍。四鼓不克，斬其將。誓已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奮。薄暮徐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砲石弩機毒之械無不畢具。及我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聞我師四面驟集，莫不震駭。我師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倒戈而奔，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棋櫟及僞太監萬銳等千餘人。宮眷縱火自焚，延燒居民房屋。公令各官分道揅火，撫定居民，釋其脇從，封其府庫，搜出原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其脇從布政使胡

年譜皆自投首

廉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皆自。上江西捷音，疏仍分兵四路追躡。是時濠攻安慶未下，親自督兵運土填塹，期在必克。及聞我兵至豐城，大恐，卽欲回舟。李士實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京。旣登大寶，則江西自服，濠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歸援，先是兵至豐城，眾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公以九江南康皆以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眾，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

于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而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併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本根勢必歸救則安慶之圍可解濠亦可以坐擒果如公料及議所以禦之之策眾謂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方援兵公獨謂宜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眾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矣是日撫州知府陳槐引兵亦至公遣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其領精

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濠亦先使精悍千餘人從閒道欲出公不意攻收省城偶遇于某處遂交戰我兵失利報至公怒甚欲以軍法斬取伍文定邢珣戴德孺徐璉等首乃自帥兵親戰或以敵鋒方交若卽斬其首兵無統領而亂俟各奮勵以圖後效明日各帥兵奮死以戰大敗之又遣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誘致賊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暉徐文英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大賑城中軍民慮

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能斬賊徒歸降者皆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導人等四路傳布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公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

直貫其中。賊敗走。伍文定余恩督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合勢夾攻。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奔走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勢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眾稍遁散。濠震懼。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銀百兩。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至。公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紀
周朝佐之兵乘閒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卻。死者數十人。公急令人斬取先卻者。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兵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公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閒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

王請云復執脅從官
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眾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僞太師國師李士實劉養正元帥參贊尙書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使梁辰都指揮郝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公復遣官分路追剿。

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十七日及之于樵舍。大破之於吳城。又破之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濠旣擒。眾執見公呼曰。王先生。我欲盡削護衛所有。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遂令送至囚所。公旣擒。濠欲令人獻俘。慮有餘黨。沿途竊發。欲親解赴闕。因在吉安。上疏乞命將出師。朝廷差安邊伯許泰爲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平虜伯江彬爲提督等官。左都督劉翬爲總兵官。太監張忠爲提督軍務。張永爲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并體勘濠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太監魏

彬爲提督等官。兵部侍郎王憲爲督理糧餉。往江西征討。至中途聞捷報。計欲奪功。乃密請上親征。上遂自稱爲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往江西親征。廷臣力諫不聽。有被杖而死者。江彬許泰劉翬張忠張永魏彬等。先領兵由大江至。入居城中。人馬填溢衢巷。至不可行。乃倡言誣公始同濠謀反。因見天兵倅臨征討。始擒濠以脫罪。欲并擒公爲已功。公于官軍慰勞有加。病者爲之醫藥。死者爲之棺斂。閒自行撫眾。心皆悅。初見彬輩。皆設席于傍。令公坐。

公乃佯爲不知。遂坐上席。轉傍席于下。以坐彬輩。彬輩銜之。出語誚公。公以常行交際事體諭之。左右皆爲公解。遂無言。公非爭一坐也。恐一受節制。則事機皆將聽彼而不可爲矣。又欲置濠湖中。待駕至。列陣擒之。然後奏凱論功。公竟發南昌。數遣人追至廣信。不聽。戴星趨玉山度草萍。上疏力止。以爲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招納叛亡。探輦轂之動靜。日無停迹。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

法宜解赴闕下。式昭天討。欲付部下各官押解。恐舊所潛布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有餘憾。況平賊獻俘。固國家常典。亦臣子職分。臣謹于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濠并宮眷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行至廣信。聞報疏上不聽。既抵杭。謂張永曰。西民久遭濠毒。經大亂繼旱災。困苦旣極。必逃聚山谷爲亂。奸黨羣應。土崩之勢成矣。然後興兵平之。不已難乎。永深然之。徐曰。吾此出爲君側羣小。欲調護而默輔之。非掩功也。但將順天意。猶可挽回。萬一苟逆之。徒激羣

小之怒何救于大事。公始深信以濠付之。復上捷音以爲宸濠不軌之謀已踰一紀。今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略所致。以此歸功總督軍門以止。上江西之行稱病淨慈寺。張永在上前備言公盡心爲國之忠之功。及彬等欲加害之意。旣而彬等果誣公無君欲叛。上不信。又言此旣不信。試召之必不來。則可知其無君矣。上乃召公。公卽奔南京。龍江關將進見。忠等皆失意。又從中阻之。使不見公。乃以綸巾野服入九華山。永聞知。又力言于上。

曰。王守仁實忠臣。今聞眾欲爭功。欲并棄其官。入山修道。由是上益信公之忠。公復還江西視事。西人皆家肖公像。歲時報祀猶夫贛焉。十五年閏八月四乞省葬。節奉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卽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剿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故復領巡撫事。江西兵殘之餘。宗室人民凋敝之甚。官府衙門。居民房屋。燒毀殆盡。公爲之賑恤。綏勞撫定。奏免租稅。又將城中沒

官房屋及濠違制宮室與革毀一應衙門皆修改爲公
解濠占奪民間田地山塘房屋遵奉詔書給還原主
管業其餘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
縣兌軍淮安京軍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餘羨收貯布
政司用備緩急是年 月 上晏駕 今上皇帝登極
特降璽書曰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靖地方 朝廷新政
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於二十
日公馳驛起程爲輔臣所忌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
廷新政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晏賞之事行至中

途而返道經錢塘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制曰可陞南
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又具疏辭免慰 旨益勤本年
十二月內該部題爲捷音事議封公伯爵給與誥券子
孫世世承襲賜勅遣官獎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
乃封公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
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
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累疏辭免欲 朝廷普恩賞
于報效諸臣又極言舉人冀元亨因說宸濠反爲奸黨
構陷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仇抱冤齎恨願盡削己官

移報元亨以贖此痛。先是元亨在獄，又爲移咨六部，申理其冤。及元亨死，又爲移文湖廣兩司，優恤其家屬。元年丁父海日翁憂，四方來游其門益眾。科道官迎當路意，以僞學舉劾，服闋輔臣忌公才高望重，六載不召。御史石金等交章論薦，禮部尙書席公書爲疏特薦公。及石淙楊公曰：生在臣前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見一人曰王守仁，皆不報。丁亥田州土知府岑猛之亂，提督都御史姚鏞不克成功，張公孚敬拉桂公萼同薦，桂公不得已，勉從薦公，得俞。旨兵部奉欽依，差官持

檄授公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鏞勘處彼中事情。上疏辭免舉尙書，胡世寧李承勛自代不允。上與楊公一清曰：若姚鏞不去，王守仁決不肯來，遂令鏞致仕。又降旨督趨赴任。旨云：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舒朕南顧之懷。姚鏞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齋文前去，敦取赴任行事。該部知道。予時爲光祿寺少卿，具疏論江西軍功，及薦公才德堪任輔弼。上喜親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紀
書御劄并疏付內閣議楊公一清忌公入閣與之同列
乃與張公孚敬具揭帖對曰王守仁才固可用但好服
古衣冠喜談新學人頗以此異之不宜入閣但可用爲
兵部尙書桂公知遂大怒詈予潛進揭帖毀公 上意
遂止公遂扶病蒞任沿途涉歷訪諸士夫詢諸行旅皆
云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爲亂者皆當事諸
人不能推誠撫安以致之上疏謝恩極言致亂之由平
復之策十二月楊公一清與桂公募謀恐事完回京復
命見 上予與張公又薦之 上必留用又題命公兼

理巡撫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
方寫勅與他咨到又力疏辭免舉致仕都御史伍文定
刑部左侍郎梁才自代不允建議大約以爲進兵行剿
之患十罷兵行撫之善十與夫二幸四毀之弊時布政
使林富紀功御史石金皆以爲然至南甯府乃下令盡
徹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
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甯賓州解甲
休養待間而發初思田二府日民盧蘇王受等聞公來
知無必殺之心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公至之

不速。既至，又見防守之兵盡撤，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先赴軍門訴告。公諭以朝廷威信及開示更生之路。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投見，號哀控訴。公復諭以朝廷恩德，下蘇受于軍門，各杖一百。眾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曰：今日宥爾一死者，是朝廷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眾皆叩首悅服。公隨至其營，撫定餘眾，莫不感泣歡呼，感恩誓以死報。殺賊立功，以贖前罪。公復諭以朝廷惟願生全爾等，今爾

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室家。及時耕種，脩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等家事稍定，徐當調發。於是又皆感泣歡呼，遂委布政林富總兵官張祐分投安插，督令各歸復業。既而上疏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宜仍立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則又備厯田州思恩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以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長目，率皆以爲善。又

詢諸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反覆其辭。更互其說。請田州仍立岑氏。後爲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又以田州旣設流官。宜更其府名爲田寧。蓋取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至于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又按視斷滕峽諸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流劫郡縣。檄參將張經會同守巡各官集議。于是命潯州衛指

揮馬文瑞。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辰州等衛指揮彭飛等。分兵布哨。以永順土兵進勦牛腸等賊巢。保靖土兵進勦六寺等賊巢。先是賊酋訶知公住劄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不見調兵集糧。遂皆怠弛。不以爲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倉惶失錯。擒斬賊酋及黨與頗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我兵追圍。拔大緣崖。仰攻。復大破之。乘勝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餘賊奔至斷滕峽。橫石江邊。我兵追急。爭渡溺死者無算。斬獲首從。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

不可勝計。還兵潯州府。住劄復進剿仙臺諸賊巢。諸軍吏各率永順保靖壯兵。爭先陷陣。賊又大敗。奔入永安邊界立山。將險結寨。乃摘調指揮王良輔并日兵彭愷等分路並進。四面仰攻。賊敗散。命林富張祐分投密調各日兵盧蘇王受等分道進剿。前後生擒斬獲并俘獲男婦頭畜器械殆盡。以八寨之地據其要害。欲移設衛所。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迭相引帶。親臨視思恩府基。景定衛縣規則蓋南舟衛。僻在廣西極邊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於是移築於周安堡。當八寨之中。以

阻扼其道路之衝。則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效順服化。思恩舊在寨城山內。尙厯高山數十餘里。令移于荒田地方。四野寬衍之處。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眾。夷夏交和。公私兩便。移鳳化縣治於虞鄉。爲立解字屬之。思恩于宣化思龍地方。添設流官縣治。是皆保治安民之要。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以壯威設險。仍選取協守諸兵及附近土寨日兵智略忠勇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令參將兵備等官。時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則賊勢自摧。將思田分設九土巡檢司。各

立土目眾所信服者管之節疏奏請定奪奉 旨王守
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
致令叛夷畏服率眾歸降罷兵息民奇功可加寫敕差
行人齋去獎勵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
辦羊酒送用九月八日行人馮恩齋至廣城是時公已
卧病月餘扶病疏謝而病勢日篤猶力憊視事年十五
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
皤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蠻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
灘也公呀然登拜如夢中所見因誦夢中詩嘆人生行

止之不偶云十月初十日復上疏乞骸骨就醫養病因
薦林富自代又一月乃班師至大庾嶺謂布政使王公
大用曰爾知孔明之所以付託姜維乎大用遂領兵擁
護爲敦匠事廿九日至南康縣將屬續家童問何所囑
公曰他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未能與吾黨
共成之爲可恨耳遂逝昇至南安府公館而斂柩經南
贛雖深山窮谷男女老弱皆縞素匍匐哀迎若喪考妣
凡所過江西地方行道之人無不流涕者訃至桂公薨
欲因公乞養病疏參駁害公令該司匿不舉乃參其擅

離職役及處置廣西思田八寨恩威倒置又詆其擒濠
軍功冒濫乞 命多官會議先此張公孚敬見公所處
岑猛諸子及盧蘇王受得宜征剿八寨有方奏至甚喜
極口稱嘆謂予知人之明又述在南京時與言倦倦欲
公之意曰我今日方知王公之不可及卽薦于 朝取
來作輔其成天下之治桂公楊公聞之皆不樂乃嗾錦
衣衛都指揮聶能遷誣奏公用金銀百萬託余送與張
公故薦公于兩廣余疏辯其誣奉 旨黃綰學行才識
眾所共知王守仁功高望隆輿論推重聶能遷這厮捏

詞妄奏傷害正類都察院便昭前 旨嚴加審問務要
追究與他代做奏詞并幫助奸惡人犯來說黃綰安心
供職不必引嫌辭避下能遷于獄杖之死時予爲詹事
桂公楊公計欲害公恐予在 朝適南禮侍缺卽推予
補之明年春 上將出郊桂公密具揭帖奏云云 上
遂允命多官會議削公世襲伯爵并 朝廷常行卹典
贈諡至今人以爲恨公生而天資絕倫讀書過目成誦
少喜任俠長好詞章仙釋旣而以斯道爲己任以聖人
爲必可學而至實心改過以去己之疵奮不顧身以當

癸未徐珊刻居夷集
三六三

天下之難上欲以其學輔吾君下以其學淑吾民倦倦
欲人同歸于善欲以仁覆天下蒼生人有宿怨深讐皆
置不較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
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緼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
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世求之近古誠所未有者也配
諸氏參議養和公諱某女不育撫養族子曰正憲諸氏
卒繼張氏舉一子正億適子女僅二週而公卒遂鞠于
余以恩廕授國子生孫男 曰承勳承學□□□□孫
女五所著有陽明集居夷集撫夷節略五經臆說大學

古本旁註及門人所記傳習錄所纂則言誦而習者可
知其造詣矣濠之變蓋非一日其烝淫奸暴腥穢彰聞
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招亡納叛誘致劇賊召募四方驍
勇力能拔樹排關者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
金銀數百萬造奇巧器玩賄結內外大小臣僚至有奏
保其仁孝者有復其護衛者有備其官僚者有為潛布
腹心於各鎮及畿內各要地復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
山東河南之間起事之日號稱一十八萬從之東下者
實八九萬非公忠義智勇誓不與賊俱生奚旬月之間

遂得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成宗社無疆之休。哉不特此也。南贛等處賊巢。蟠居三省。積數十年。如池大鬚之儔。皆勇力機智絕人者。非先計除之。則宸濠一呼。風從烏合。其爲天下禍。當何如也。且八寨爲害。積幾百年。思田擾攘。亦旣數年。一旦除而安之。文武並用。處置經畫。皆久遠之圖。惜當路忌之旣深。而南北言臣。又皆承望風旨。反肆彈劾。雖平日雅好公者。方公成功時。亦心害其能。考察之歲。承輔臣意。有功如邢珣。徐璉。陳槐。謝源等。皆黜之。則國典之所以議功議能者。安在哉。子

以女許公之子。蓋憫其孤而撫之。汪公鉉因子諍。張公大同之征。當別其善惡。不當玉石俱焚。張公怒。汪迎其意。劾子回護。屬官鄒守益難居大臣。調子邊方參政。賴聖明復職。汪又爲疏論公僞學。及指子皆爲黨。邪不忠。子又爲疏明諍大同之心。又明公學術之忠國。及子所以憫子許婚。撫皆非得已。疏上。亦賴聖明拔之。寤寤。因察公與守益之無辜。於乎公旣困屈。沒齒尙尤不免。則公與子平生所期何如。而皆僅止此者。豈非天與命也。悲夫子正憲正億。將以是年仲冬十一日。奉公

柩葬於洪溪之高村。為次其世行功爵。及所以致謗者。乞銘于宗工。幸憐而屬筆焉。以備他日太史氏之擇。謹狀。

祭文

親友祭文

石潭汪俊

禮部尚書

惟公豪傑之才。經綸之業。習坎心亨。窮標峻揭。勳名既懋。德譽亦隆。陽明之稱。走卒兒童。維吾兄弟。投分最早。坐或達旦。何幽不討。忽謫萬里。執手贈言。誓將結茅待

子雲煙公茲東來曰子無樂樂見故人來踐舊約旗旒
央央流水瀾瀾公私皇皇或卧或起乃重訂約其待子
歸歸將從容山邀水嬉公既奏凱吾治吾館忽聞訃音
乃以喪返嗚呼公有大勞國史輝煌公有心學傳者
四方公何以沒吾何以傷交情未竟公進此觴嗚呼哀
哉

北原熊浹

吏部尚書
南昌人

於乎公有安危朝廷重輕公有進退世道升降公有
存亡聖學晦明公之生也士如寐覺民如醉醒吏振循

良之化將知仁義之兵寇賊奸宄逆節不敢以復萌譬如祥麟威鳳一見於海嶽羣鳥百獸率快觀以飛鳴公之死也士迷嚮往民壞長城吏肆貪殘之虐將無紀律之馮不逞餘孽四方嘯聚而橫行譬如山崩梁折物害民殃徒奔走而無寧在昔江藩不軌荷義舉兵談笑而清今幾何年元惡大憝已湮沒而無形曠恩厚德尙爾如生方公之歸也幸其鱣堂載啟木鐸揚聲斯文未喪庶幾有興其再出也意其入秉鈞衡輔成聖德豈期仗鉞不得一日立乎朝廷倏然長逝豈厭世濁之不

可櫻抑天不憖遺俾我民之失典刑雖然可盡者公五十七年之身其不可盡者與天地相爲終始之令名豫章爲公過化之地浹等遙瞻靈輶匍匐往迎豈無昭假以慰微誠此又不得以天下哀而奪吾黨私公之情嗚呼哀哉

誠齋汪鋈

兵部尙書

惟公擅華國之文奮匡君之節懷希聖之心彰伐叛之烈一代之英萬夫之傑追韓范以驅馳兼朱程而教設夫何梁木忽傾台星俄折章水咽而不流楚雲愁而

四結豈物理之乘除有數抑造化之無常者不可以臆
決鉞刃繼公後亦惟遵公之轍辱公深知大懼累公之
哲不敢以公所不屑者而自屑也旅視搖搖瀉椒漿以
薦潔陳詞未竟自貽無窮之咽

胡東皋 四川廉使

嗚呼哀哉公其可死乎母太夫人孰爲之養煢煢遺孤
孰爲之撫而成之乎其大者 聖明堯舜方倚公爲皋
夔四方未甚迪亂正倚公神武之功以鎮定之而公其
忍死乎又其大者聖學不明幾千百年於茲賴公良知

之學以昭揭之雖其妙契獨得亦天之有意於斯世斯
人故屬公以先知先覺之責公之門人滿天下固不無
如顏如閔如參如賜者出於其閒足以繼往開來承公
之傳於不朽然公不及親見其道之大明大行於天下
公其忍死矣乎嗚呼哀哉雖然功在社稷道在人心文
章在遺書母老子幼而有二仲之賢爲可恃且死 王
事公復何憾予又安得戚戚於生死之間乎獨相去萬
里不得執手永訣親視含襚爲可恨耳茲以兵事就道
臨風一奠以寄吾哀而萬一之私曷其有涯也邪

徐璽

嗚呼先生有汲長孺之直而辭不至於戇有張晉公之忠而謀不至於疏有朱晦菴陸象山之讀書窮理穎悟直截而存心致知不至於偏廢方其夷江左之大難也浩然歸志自謂得所欲矣及聞百粵之亂也應召而起履險若夷功以時建大彰德威中道而殞輿櫬以歸嗚呼先生而止於斯耶吾子曰愛受教門下先生愛重匪特親故先十年而卒先生哭之慟孰謂吾今之哭先生猶先生之哭吾子也嗚呼痛哉壽夭也生順死安

吾豈為先生憾然 朝廷失重臣斯文失宗主幼子失所怙嗚呼痛哉敬陳薄奠聊寄痛哀魂兮耿耿鑒茲永懷

儲良材 巡按御史

嗚呼先生勳業文章聲光榮遇夫人能知之亦能道之夫復何言客歲云暮柩臨南浦良材等載奠載奔小大莫處想其道玉山厯草萍東望會稽先生故里也搖搖旅魂庶其甯止嗚呼異土之殞數也首丘之敦仁也數以任其適然仁以歸於至當君子也尙何言哉

儲良材

嗚呼濂洛云逝斯道攸印公啟絕學允協于中鑰蔽發
蒙我知孔良允文允武綏我四方四方既同公歸江東
童冠二三春風融融岑寇匪茹跳梁三紀維公來止載
橐弓矢南夷底績公既彌留人百其哀況我同儔小人
靡悱君子曷宗羞我黃流為天下慟嗚呼哀哉

王堯封 右副都御史

嗚呼先生以純粹之資剛毅之氣通達之才雄渾之文
心得之學今焉已哉方其抗逆豎也而奸黨息殲叛宗

也而天下安化猺獞也而邊夷格 帝念厥勳爵位載
錫聲光洋洋簪纓奕奕今焉已哉方今 聖明在上勵
精唐虞之治天奚奪之速而顧不憇遺以其弼厥成耶
嗚呼天宅茫茫至難諶也寒螿唧唧於月砌鸞鳳淪沒
於岑丘蕙蘭靡靡於蔓草蒼施蕃盛於道周慨物運之
不齊於天道乎奚尤於乎先生其已焉哉堯封等竟陳
詞兮酌醴靈彷彿兮淹留

王暉

嗚呼先生排奸觸忌忠則烈矣蒙難考貞節則甘矣戡

亂靖戎功則懋矣修辭立教文則崇矣撝謙下士德則允矣明誠合一道則章矣忠足以名世而孤忠諛簸弄之黨節足以名世而奪循資固寵之習功足以名世而基社稷無疆之休文足以名世而洗杜謨鑿空之陋德足以名世而動凌高厲空之志道足以名世而破支離偏曲之學然則先生之生也雖謂其隨之以存先生之死也孰謂其隨之以滅如有作者其不可及已夫嗚呼先生

有司祭文

吉安府知府張漢等

於乎先生弘毅剛大履險涉崎忠孝文武爲學者師任崇正黜邪之責而功同孟氏合知行動靜之一而道傳子思問罪興思堂堂豫章之陣而懷來安輯正正百粵之旗方南仲奏春風之凱而武侯星殞乃龍蛇邁康成之夢而學者興悲六經之迷途誰指明堂之梁棟誰支誰作萬里之長城誰窺一貫之藩籬豈非天奪朝廷之楊綰與吾黨之濂溪漢等晚生末學敬仰光休矧廬陵望邑爲先生過化舊邦而流風餘韻爲先生之山斗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紀
門牆遡姚江而源流滾滾瞻五嶺而雲樹蒼蒼訃聞螺浦悲傷旁皇徒使吾黨德劍道範之望付之於無何有之鄉有奠椒漿有淚淋浪臨風載拜先生其來嘗

南昌府儒學教授廖廷臣等

惟公以心會道倡學東南以義興師討平逆藩 天子曰都爰錫公爵四方景之泰山喬嶽公方東歸江漢龍飛冀公憑翼道與時熙固天下之延頸實我公之優爲詎意百粵羣醜弄兵潢池僉曰平之匪公弗宜拜命南征蠻方丕敘經略彌年委身勞瘁連章乞歸公疾乃革天不憖遺斯文之厄嗚呼公之功業似若未竟公之道德曷繫存亡蓋功雖以存而建道不以死而弗彰公無憾矣

玉山知縣呂應陽

嗚呼哀哉銅柱標伏波之勳峴碑墮羊公之淚嗚呼哀哉明堂遺棟石之思稽山還英靈之氣嗚呼哀哉邊陲罷鎖鑰之防章縫奪著龜之恃殲我哲人豈其躬瘁應陽等竊嘗淑公緒論恨未登其庭也來吏茲土聞諸異時逆藩拂經丕曰是膺伊豪傑之奮義實夫子之先聲

不然雖竭西江之水未足以洗數年之兵是則公之澤
在天下而西人再造于公世世德也靈輜何來載疑載
驚今也號咷昔也懽迎我莫我奔願百其身公乘白雲
厥鑒孔神而陽耿耿于平日者猶未能盡鳴也

門人祭文

顧應祥應良

嗚呼夫子天其憫俗學之卑陋而生此真儒耶何栽培
之獨厚也其眷 聖上之中興而生此賢佐邪又何遽
奪而使之不壽也嗚呼夫子今不可作矣斯道斯民真

不幸矣夫復何言夫復何言尤所私痛者妙道精義不
可復聞霽月光風不可復見矣將使末學俚俚可受而
不可傳邪嗚呼哀哉敬陳遠奠封寄潺湲盛德大業言
莫能名至痛深悲辭莫能宣

黃宗明

自道術爲天下裂而人不知其有己忘內逐外誇多鬪
靡搜羅訓詁立世赤幟孔孟旣遠濂洛亦逝豈無豪傑
如草廬氏覺彼暮年精力隨弊金溪之學爲世大忌惟
我夫子丰神凜異少也雄傑出入亦幾鬼神通思精識

徑詣汎掃支離收功一致哀我人斯開關啟閉良知之
說直截簡易無俟推求無不該具順我良知行罔或悖
逆瑾扇惑言官盡繫公觸危機從容就理謫官蠻貊艱
難罔躡汀贛賊起公握兵符獷狡旣殄老稚歌呼藩王
稱亂海內憂虞夫子倡義一鼓獻俘岑氏構禍東南驛
騷五六年間財耗兵逃公撫循之鞭笞其豪事適機宜
畏威懷德出其死力裹糧滅賊八寨奇功神武難名十
年命將手提重兵人曰勞止馳驅靡寧先生再至寂無
軍聲講學其間朝夕靡停運籌決策賊以計平出入兩

廣瘡癘傷生積成疾疢中道殞傾於乎痛哉夫子之教
如揭日月人方瞻仰斯文遽絕夫子之忠功在社稷身
死未幾讒謗交集世路險巇人言易訛命也如何憂患
寔多某自服膺十有餘年奔走畏途舊學就捐孤負教
育誰執其愆今茲矢心昕日勉旃啟夕跼莫號呼旻天
明發赴官敢附告焉嗚呼哀哉

魏良器

嗚呼先生遽止於斯邪振千年之絕學發吾人之良知
靡用志以安排曷思索而議擬自知柔而知剛自知顯

而知微挽人心於根本洗末學之支離真韓子所謂功不在禹下障百川而東之使天假先生以年大明此道斯世殆將皞皞而熙熙於乎曾謂先生而遽止於斯邪壬癸甲乙之歲坐春風於會稽先生攜某於陽明之麓放舟於若耶之溪徘徊晨夕以砭其愚而指其迷已而已而今不可得而復矣嗚呼天果有意於斯道耶何嗇我先生之期頤天果無意於斯道耶則二三子在焉苟不忘先生之教其傳猶或可期洋洋如在之靈尙其陰隙而默相之於乎章江之水其流湯湯旣羞我殺爰薦

我觴觀靈輻之旣駕愴予衷之皇皇

應典

維公學承千聖之傳道闡諸儒之祕立言垂訓體本良知功歸格致修齊治平一言以蔽將刊末學之支離訂二教之同異總攝萬殊歸之一致進以覺夫當時退以淑諸來裔彼忠諫之動朝廷勳業之銘鼎彝文章之被金石世之君子或以爲難在公則爲餘事耳方奉命以南征爲朝野之毗倚胡天命之不延乃一朝而云痿典等受教有年卒業無恃慟候江干淚無從止嗚呼

公雖已矣神其在天文未墜地庶幾有傳握椒蘭以薦
心指江流而誓焉惟遜志以無負庶歆格乎斯筵

樂惠等

嗚呼乾坤孕秀哲人降生睿智閒出忠孝天成多材多
藝天縱其能精一之學堯舜是承良知垂教如夢得醒
四方風動豪傑奮興雲集魚貫日萃講庭豈其徒學爲
國柱石忠鯁立 朝不避權逆竄逐夷方優游自適
世態浮華無能損益玉蘊山輝珠沈光溢宸濠倡亂人
心號號禍自蕭牆誰敢爲敵惟師威武一鼓褫魄功業

既著讒口交棘師乃休休退而自食榮辱毀譽弗留于
臆惟道不明心焉則戚與二三子講學是力風月爲朋
山水成癖點瑟回琴歌詠其側 天王聖明旂常紀績
西醜陸梁日費千倉凱功未奏 主憂盍忘奉 詔徂
征應時翱翔旣負重委文德丕揚先聲按撫弓矢斯張
醜類來歸緝緝洋洋曰今已後弗復敢攘師乃諭曰兵
加不軌不殺投降爾歸 王化我豈爾戕歸完爾室幹
乃農桑亦有八寨盜賊叢積一罹其毒朝不謀夕開國
以來屢征弗獲選將用兵曾何休息貽禍非小實傷

國脈窺望竊發其機已迫師軫民憂不計失得詢謀僉
同便宜行策神機應變旬日勦賊巢穴旣空瘡痍蕩滌
招撫流移復其田宅長慮永圖扶病區畫相彼夷方隨
俗因革爰立土官分地授職犬牙相制世守疆域保甲
旣嚴部伍旣飭統于流官庶無間隙爰修文教俾肄儒
籍變化夷族實爲美則似茲哲人邦其有光蒼生父母
後學梯航宜應福祉享壽無疆胡天不憫俾沒瘴鄉
王事忠矣遺孤誰將斯道之責孰能擔當嗚呼已矣朝
野悲傷知夫子者和氣春陽昧夫子者如刺如鉞嗚呼

道大難容古今之常爰有公論孰能泯藏惠等聞訃驚
悼涕泣霑裳匪天喪師二三子殃百拜薦奠聊洩悲腸
靈其不昧庶幾鑒嘗

王良知

嗚呼已矣自夫子沒而乾坤無粹氣矣山嶽無英靈矣
國家無柱石矣弟子無依歸矣嗚呼已矣詎謂廣南之
役遂爲永訣矣乎夫子以道殉身以身殉國超然於
壽夭之間則亦何憾而二三子之悲傷則固無以自贖
於今日也嗚呼哀哉薄奠一觴摛詞伸忱神其不昧庶

幾來歆

薛侃翁萬達

嗚呼世有一長一善皆足以自章明而吾夫子學繼往聖功在生民顧不能安于有位以大其與人爲善之心豈非淺近易知而精微難悟劣已者容而勝已者難爲讓耶且自精一之傳岐而爲二學者淪無滯有見小遺大茫無所入吾夫子發明良知之說真切簡易廣大悉備漫汗者疑其約而不知隨遇功成無施不可非枯寂也拘曲者疑其泛而不知方員無滯動出規矩非率略

也襲古者疑其背經考之孔孟質諸周程蓋無一字一意之弗合尙同者疑其立異然卽乎人情通乎物理未嘗有一事一言之或迂是大有功於世教聖門之宗旨也蓋其求之也備嘗艱難故其得之也資之深若淵泉之莫測應之妙若鬼神之不可知教之有序若時雨之施弗先弗後而言之易入若春風煦物一沾一長其平居收斂若山林之叟了無聞識其發大論臨大難斷大事則沛然若河海之傾確然若蒼龜之信而莫知其以也世之議夫子者非晏嬰之知則彭更之疑非互鄉之

惑則子路之不悅非沮溺荷蕢之譏則武叔涓于髡之
詆用是紛紜非夫子之不幸世之不幸也已侃也不肖
久立門牆而無聞頃年以來知切淬勵夫子逝矣慨依
歸之無從慮身世之弗立鬱鬱如癡奄奄在告蓋一年
于茲矣方將矢證同志期奉遺訓尙賴在天之靈昭鑒
啟牖使斯道大明于天下傳之來世以永苾於無窮是
固夫子未盡之志也靈輻將駕薄奠一觴衷懷耿耿天
高地長於乎哀哉

應大桂

嗚呼人知有先生之道而或未盡得先生之教人陰荷
先生之功而或未盡白先生之忠已卯之變吾不知其
何如也而謗固以隨交廣之難吾又不知其何如也而
死竟以俱嗚呼外吾教者斯仇晦吾忠者斯妬豈瘴癘
之足尤實氣運之不扶虎豹委于空山豺狼號于當路
風雨嗟其何及家園慘而誰顧吾念先生之悟道也以
良知爲扁鑰其收功也以格致爲實際體常祕於玄默
用實粲於經濟桂等猶及見先生之面復密邇先生之
居雖未稔于耳提口授之下或少得于神交契悟之餘

方有待于卒業而先生竟以若斯痛先覺之早逝悵末學其何依幸門牆之無恙或斯文之在茲

劉魁

嗚呼夫子已矣後學失所宗矣生民失所望矣吾道一脉之傳將復付之誰矣雖然人心有覺德音未亡儼門牆之在望顧堂室之非遙去意見之私而必於嚮往掃安排之障而果於先登是在二三子後死者不得辭其責矣歸葬有日築室無期臨風遣使有淚漣洏嗟何及矣矢志靡他庶其慰矣

萬潮

嗚呼古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社稷之臣非先生其人耶曩哭先生之柩於錢塘之澣今拜先生之墓於蘭亭之陽吾道終天之慟其何能已耶潮早歲受知不徒文字循循善誘孔孟我師剖障決藩直指本體良知是致一以貫之謹服膺以周旋若飲渴而食飢悟大道之易簡信精一而無私顧雖有覺而卽在實惟念茲而在茲夙夜戰兢深懼無以奉揚先生之教惟先生在天之靈陰啟予而終成兮

張津等

惟我夫子德本誠明才兼文武以踐履爲實而厭俗學之支離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訓詁功夫啟易簡之規指授闢良知之戶惟所立之甚高故隨在而有補以之講道則化洽時雨之施以之立朝則儀漸鴻羽之楚以之承詔奏則右尹折招之詩以獻君謨則宣公獨對之語至於名振華夷勳邁今古季札觀魯方陳南籥之儀山甫徂齊復正東方之虜元惡之首旣殲醜類之儔咸撫此則勇夫悍士猶以爲難而夫子獨談笑於指顧

夫何中山之功甫就俄盈謗篋之書武侯之恨有餘輒動英雄之憮一老不遺萬民何憊天軸西馳江聲東吐草正芳兮鳩鳴日未斜兮鵬舞叫臺城兮雲悲撫鐘阜兮煙鎖吁嗟夫子兮固無所憾而辱倚門牆者不能不爲終身之苦學未傳心言徒在耳忍觀絕筆之銘式奠臨棺之祖悵吾道之已窮蓋不知涕灑長空之雨嗚呼哀哉

王時柯等

嗚呼天惟純佑材生文武學本誠明道宗鄒魯羽翼程

朱頡頏申甫早掇巍科筮仕天部始謫龍場直言忤
主九死不回孤忠自許繼遷廬陵人思召父再擢鴻臚
薦登樞府專闢分符衣繡持斧機密慮周戰勝攻取芟
夷洞寇四民安堵蠹茲逆藩束身就虜勤在王家爵
封南浦猺獠相攻賴公柔撫笑獨無告賴公哺乳民昔
干戈今豆且俎民昔呻吟今歌且舞式遏寇攘孰敢予
侮憂無西顧殿有南土麗日祥雲和風甘雨山斗仰瞻
鳳凰快覩厥德斯懋厥施斯普人懷至今公竟作古意
公神靈翱翔天宇在帝左右爲帝夾輔降爲河嶽廟食
簋簠柯等親炙至教恩沾肺腑憶昔請益期以振旅云
胡背棄使我心苦敬奠一觴痛深談虎

鄒守益

聖學綿綿嘻其微矣貿然末俗紛交馳矣矧茲寡陋莫
知所之矣謂考究遺經可自得矣旁搜遠勘亦孔之疲
矣將摹仿而效千古可期矣外貌或似精神非矣不遇
□□孰醒我迷矣良知匪外鑠自秉彝矣戒慎恐懼通
晝夜而知矣酬酢萬化□我規規矣聲應氣求四方其
隨矣譬彼昏瞶慶□□矣霜霧忽乘之眾安歸矣將民

之無祿罹此菑矣百世之慟豈獨予私矣

葉溥

嗚呼先生乾坤間氣嗚呼先生夷夏重名謂孔孟學必可成也謂周召功必可立也故以心覺天下不罔以生也以身翰天下力盡而斃也竟虛 天子之注日深吾黨之思將造物者忌功抑忌德也何遽止此而不究所志也嗚呼先生繫誰無福

陽克慎

嗚呼天胡奪我先生之速耶有濂溪之學而能自強有

武侯之忠而能自將有子儀之功而能自忘有良平之智而能自藏真所謂文武兼資乾坤間氣領袖後學柱石明堂者也天胡奪之速耶撫靈輻兮涕泗淋漓泰山頽兮莫知嚮往祭酒為儀兮薦此衷腸神向不昧兮來格洋洋

師服問

錢德洪

夫子既沒於南安寬畿奔喪廣信擬所服於竹峯邵子邵子曰昔者孔子沒子貢若喪父而無服制也寬畿曰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錄
然。然。則。今。日。若。有。間。也。夫。子。沒。於。道。路。執。喪。者。弗。從。寬。也。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有。加。焉。畿。請。服。斬。以。從。至。越。則。釋。麻。衣。布。經。終。葬。則。釋。寬。居。越。則。經。歸。姚。則。否。何。如。邵。子。曰。亦。宜。於。是。畿。也。服。斬。以。行。

訃告同門

去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二日。有人自廣來。傳夫子以病告。將還庾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夫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爲吾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

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午時。終于江西之南安。聞之。昏殞憤絕。不知所答。及旦。反風且雨。舟弗能前。望南而哭。天乎。何至此極邪。吾生如偃草棘薪。何益於世。胡不使我百身以贖。而顧萎吾夫子邪。日夜痛哭。病不能興。除夕至常山。又相與自解曰。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斯道晦冥幾千百年。而昭明靈覺之體。終古不磨。至吾夫子。始盡發其祕。同志相承。日孚以博。乃有今日。亦云兆矣。天子聖明。注眷日殷。在朝諸老。又更相引汲。使其得遂同心。則其未盡之志。當更展矣。今若

此天意若將何哉。或者三代以降，氣數薄蝕，天道之祕，既以其人而發泄之，又旋而撲滅之乎。邈觀孔孟已莫不然。夫孔孟之不得身行其學者，上無君也。今有君矣，而夫子又若此，果何謂邪。前年秋，夫子將有廣行，寬畿各以所見未一，懼遠離之無正也。因夜侍天泉橋而請質焉。夫子兩是之，且進之以相益之義。冬初，追送於嚴灘，請益。夫子又爲究極之說。由是退與四方同志更相切磨，一年之別，頗得所省。冀是見復得遂，請益也。何遽有是邪。嗚呼！別次嚴灘，踰年而聞訃，復於是焉。云何！一

日判手，遂爲終身永訣已乎。夫子勤勞王家，殉身以道，古固有勤事而野死者，則亦何憾。特吾二三子不能以爲生耳。向使吾人懵然無聞，如夢如醉，以生於世，則亦已矣。聞道及此，而遽使我止此焉。吾何以生爲哉。人生不聞道，猶不生也。聞道而未見其止，猶不聞也。夫子教我發我，引我翼我，循循拳拳而不倦者，幾十年。而吾所聞止此，是夫子之沒，亦吾沒也。吾何以生爲哉。嗚呼！命也已矣。天實爲之，奈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眾，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傍註，傳習有錄文。

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是夫子雖沒。其心在宇宙。其言在遺書。百世以俟聖人。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明發踰玉山水陸兼程。以尋吾夫子遊魂。收其遺書。歸襄大事於稽山之麓。與其弟姪子姓及我書院同志。築室於場。相勉不懈。以冀成吾夫子之志。尚望我四方同志。爰念根本之地。勿爲遐遺。乃大慰也。昔者孔子之道。不能身見於行。沒乃光於萬世者。亦以其門人子弟。相守不變耳。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子貢。相向失聲。是非兒女之情也。三年之聚。亦以精其

學也。子貢反築室獨居二年。則益粹於進矣。凡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年。其亦肯閒相一聚。以庶幾相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人一以哀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驗朋友之進。足爲吾不肖者私淑也。荒悖恍惚。不知所云。水陸茫茫。預以陳告。惟吾同志。憐念。憐念。

遇喪於貴溪書哀感

嘉靖戊子八月。夫子既定思田賓溥之亂。疾作。二十六日。旋師廣州。十一月己亥。疾亟。乃疏請骸骨。二十一日。踰大庾嶺。方伯王君大用。密遣人備棺。後載。二十九日。疾將革。問侍者曰。至南康幾何。對曰。距三郵。曰。恐不及矣。侍者曰。王方伯以壽木隨。弗敢告。夫子時尚衣冠倚童子危坐。乃張目曰。渠能是念邪。須臾氣息。次南安之青田。實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午時也。是日贛州兵備張君思聰。太守王君世芳。節推陸君府。奔自贛。節推周君積。奔自南安。皆弗及。訣哭之慟。明日。張敦匠事。飭附

設披積。請沐浴於南埜驛。親進含玉。陸同殮。又明日。南贛巡撫汪公鉉。來蒞喪紀。士民擁途哀號。汪爲之揮涕慰勞。十二月二十日。喪至南昌。有司分道而迎。巡按御史儲君良材。提學副使趙君淵。哭。士民皆哭。聲載於道。乃挽喪留於南浦。請改歲而行。以盡士民之哀。趙日至。三踊哭。有問之曰。吾豈爲乃公哭邪。已丑。改歲。六日。將發舟。北風厲甚。儲焚香虔祝於柩曰。公弗行。豈爲士民留邪。公黨有子嗣門人。亦望公久矣。卽時反風不四日。直抵信州。嗚呼。夫子沒。而諸大夫之周旋者至矣。是

固夫子盛德所感亦諸大夫好德之誠也。二三子弗身承其勞聞其事能弗以爲思乎。詳述之用以告吾同門者。

書稽山感別卷

人有異常之恩於我者。君子感乎。異常之恩不可恩也。不可恩不可感也。是故稽顙再拜。頌言煩悉。報之微也。適館受殮。左右以贐惠之微也。其遭也無自。其合也不媒。其聚弗親。其離弗違。無致而至。莫知其以此恩之至也。感之極也。今夫龍興而雲從。雲非恩乎。龍而從也。噓

吸爲變。莫之致也。計功量者孰爲恩。孰爲感。悉悉而數之。則薄矣。吾於贛城楊君竹溪之於夫子。何以異。吾固不能忘情於恩感。固亦無以爲恩感也。昔者夫子奉命南征。以不殺之仁。綏思田之頑民。維時荷戈持戟之士。其孫謀吳略。勇力拔眾者。爲不少矣。及成功之日。乃皆一時歸散。環視諸庭。依依不忍去。若左廣之武和齋。吉水之龍北山。贛之劉易齋。及君者。乃皆退然若弗勝衣之士。是四君者。豈有意而相遭邪。必其所存有以近吾夫子。不殺之仁。故不謀而自合。至夫子待命北巡。

忽爲南安之變也。君皇皇然親含禭，扶輿觀行，則與蒸徒共楫。止則與二三同門，麻衣布經，並就哭位。是固何自而然哉？夫仁人心也，通幽明，忘物我，不以生而親，不以死而忘，無致而致，雖四君亦莫之知也。四君且莫之知，吾又得而恩感乎哉？故吾欲稽顙再拜，頌言煩悉，以報其情，而其情終不可報。吾欲適館受殮，左右以贐，以惠其去，而其去終不可惠，故相率歸於無言。噫，無言之感，洞徹千古，吾亦無如之何也已。雖然，君去而能益篤，吾夫子不殺之仁，則吾之無言者，尙有無窮之言也。因

其去，吾復能已於言乎？是爲書。

謝江廣諸當道書

冬暮，寬畿渡錢塘，將趨北上，適廣中有人至，報父師陽明先生以病告，沿途待命，將踰庾嶺矣。卽具舟南迎，至蘭溪，忽聞南安之變，慌怖三問三疑，奔至龍游，傳果實矣。天平何至此極邪？吾師以王事馳驅，盡心賣力，今果勤事而野死矣乎？在吾師以身許國，死復何憾，獨不肖二三子，哀恨之私，有不能一日解諸懷耳。夫自講學四十餘年，從之遊者遍海內，沒乃無一人親含禭殮手。

足以供二三子之職。哀憫何堪。寬畿北面有年矣。教我撫我誘我翼我。實有罔極之恩。而今若此。無涯之感。誰則任之。兼程至貴溪。始得馮哭其棺。聞乃詢之。廝吏始知臨終之地。長途空寂。前後弗及。幸我大人先生有預事之謀。載棺相隨。使永訣之晨。得以時殮。是雖子嗣門人親臨其事。當無踰此誠死生而骨肉者也。恩孰大焉。夫吾師有罔極之恩。而沒則貽我以無涯之感。今賴大人得少慰焉。是大人之恩於二三子。寔有無涯之感矣。夫野死而無悔者。夫子之忠也。無歸而殯者。大人之

仁也。斯二者固皆天下之公義。而區區之恩感不與焉。特吾二三子兒女之情。至此皆不能已於無言耳。剖心刻骨。有言莫盡。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荒悖布情。不悉。惟憐而終教之。

再謝汪誠齋書

父師之喪。頗德庇於二月四日。奠於堂矣。感公之私。與日俱積。乃弟乃子。頗能承襲遺規。弗至踰禮。四方同門。亦日來奔。頗具執事。是皆先生倡厚德於前。故子弟門人。知激勸於後。不敢以薄自處。重獲罪於大君子之門。

也。所論父師軍中羨餘銀兩，責其官齎送嗣子。是執事哀死之情，推及遺孤。此恩此德，非特其子弟知感。在門人小子，佩刻亦殊深矣。但父師嗣子方及四齡，未有知識。親弟守儉守文守章，繼子正憲，欲代之言。願其中有願言，而不敢盡者。生輩恃在舊愛，敢代爲之言。惟執事其終聽焉。父師兩廣事宜，間嘗詢之幕士矣。頗有能悉其槩者。謂奏凱之日，禮有太平筵宴及慶賀贐送之儀。水夫門子供具中，有情不得卻，與例不必卻者。收貯賞功，所謂之羨餘，以作公賞之費。成功之後，將歸，乃總其

賞功正數，所給公帑，不過一萬餘兩，皆發梧州矣。正數之外，有此羨餘，仍命并發梧州。從者又以沿途待命，恐遲留日久，尙有不時之需。姑攜附以行。俟隨地遣發，不意未至南安，罹此凶變。病革之晨，親命僕隸檢遺書，治行篋。命賞功官勞其勤勞，而歸羨餘于公。此實父師之治命也。當事者既匿其情，不以告夫先生。而先生又切哀死之情，篤遺孤之愛。案官吏之請，從合得之議。謂大臣驅馳王事，身殞邊陲，痛有餘哀。禮當厚報，況物出羨餘，受之不爲傷義。故直以事斷，而不疑其爲私。其恩可

謂厚矣。特弟子登受之餘，尚不免於惶惑。蓋以父師既有成命，前日之歸，是則今日之受，非矣。苟不度義而私受之，恐拂死者之情，終無以白於地下也。且子弟之事親，平時一言罔敢踰越。況軍旅之事，易箚之言，顧忍違忘而私受乎？夫可以與者，大人之賜，可以無取者，父師之心。取之惟恐違死者之命，而重生者之罪，則又其子弟衷由之情，用是不避呵叱，謹勒手狀，代為先生布。并原銀五百三十一兩，託參隨州判龍光原義男添貴送復臺下。伏望驗發公帑，使存歿之心，可以質諸天地鬼神。是則先生無窮之賜，幽明共戴之恩也。不勝冒犯殞悼之至。

再謝儲谷泉書

寬畿不率，弗祐於天。遽奪我師之速，黃髮乳口，失所保哺。皇皇然無所歸，時聞凶訃，又恨未及相隨，以趨曳杖之歌。天喪斯文，後死者終弗與聞矣乎！既而奔喪，貴溪馮哭之餘，水漿不入於口。奄奄氣息，若無復可生於人世矣。間乃詢其後事，乃知諸君子殫心瘁力，送死無憾。而先生左右維持之力居多。愚以為相知之情至此亦

云足矣。及凡所經歷，舟未入境而執事之戒命已先哭。莫虔慤雖有司好德之同，而激勸之機不無所自。哀感何言。僕且私告曰：公慮吾主君家事也。云云曰：公慮吾主君勳業未著云云。已而朋友又私相語曰：公勸吾夫子者，悼其教未明於天下也。云云。主輩矍然而起曰：有是哉！何公信愛之至有如此也。噫！天下之愛吾夫子者，有矣。嘆之而已矣。信吾夫子者，有矣。感之而已矣。孰有如吾執事精神心思周旋曲折實以見之行事者乎。必其平日相孚默契有甚不得已者，藏於其中，是未可聲

音笑貌爲也。吾儕小人自失所恃，遽恐吾道終底於阨塞。不知天下大君子有如先生者出於其間，斯道雖重，主盟得人，吾何以懼乎哉。孟子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今茲有乎爾矣。於是自衢以下，順流而歸，慷慨激昂，無復爲兒女之情。是先生不言之教起我跛蹙於顛躋之中，吾當何以爲報哉。二月四日，已妥靈於堂，乃弟乃子，頗知自植，四方同門，又日來至，喪事聊此議處，不復敢遠嬰先生之懷矣。蕭尙賢事略具汪公別紙，并奉請教。小廝輩以小嫌構辭，致煩案

全書卷三十一 世德紀 百
牘在先生寬仁之下當必有處。然是人亦無足過責者。夫子用之所謂略其全體之陋以用其一肢之能。故其報死之情亦如是而已矣。今欲望之大過。是又若以其一肢之得而復責其全體之失也。難矣。恃在推愛。妄敢喋喋。荒悖不恭。萬罪萬罪。

喪紀

程輝

我師緒山先生編次陽明夫子家乘。成輝受而讀之。作而嘆曰。嗟乎。天道報施善人。抑何其不可測邪。方夫子之生也。苦心妙悟。以續如綫之道脉矣。乃偽學之謗不

能弭。倡義興師。以殲謀畔之獨夫矣。乃君側之惡不能去。開誠布公。不煩一旅。以格數百年負固之黨矣。乃當軸之忌。不能回。使其身一日立乎。朝廷之上。何其與世之落落也。及其沒也。哭者盡哀。祭者盡誠。至今有賜其墓。謁其祠。拜其家廟。爲之太息流涕而不置者。又何其得眾之鼎鼎也。竊惑焉。先生進而教之曰。是不可以觀天人貞勝之機矣乎。夫子之所不能者。時之艱也。人之勝也。其所能者。德之孚也。天之定也。而又何惑哉。吾方哀祭文之不能盡錄者。屬子以終事焉。蓋文固有

略者矣將人之祭于地與就其家而祭焉者皆其實德所感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顧可略而不書乎子其揭日月爲序凡顯而公卿微而庶人有舉必書庶乎定者可考而見且使我後之人知夫子有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滅者良在此而不在彼也輝避席曰敬聞命矣作

喪紀

夫子以戊子仲冬之丁卯卒于南安府青龍鋪輿止南
塾驛越四日爲季冬庚午門人廣東布政王大用推官
周積舉人劉邦采寔敦後事副使張思聰率屬吏知府

王世芳同知何瑤大庾知縣葉章府學訓導楊登玉王
圭陳守道庠生張紱李節王輅王輔等哭奠乃殮殮已署
上猶縣事經歷許同朝崇義知縣祝澍南康教諭管輔
訓導劉森庠生劉爵等千戶劉環俞春周祥門人知府
王鑾陽克慎鄉約王秉言各就位哭奠

王申櫬抵贛州府水西驛提督都御史汪鋹同知何瑤
推官陸府檢校唐本鄉宦宋元指揮錢堂知事郭鉞千
百戶何湧江馬昂吳倫譚景受卜福嚴述王寧王憲潘
鈺余洪畢祥楊守武昌千戶所指揮陳偉門人郎中劉

寅都指揮同知余恩庠生易紹宣李喬崇李挺李憲何
進隆何進德曾廷珂曾廷璉黃譜黎教王槐密王振朝
劉鳳月劉天錫劉瞬彭遇貴謝天表謝天眷桂士元桂
薰袁泰張鏗汪梅周蘭宋金雷銳雷兌應辰鍾振俞鶚
湯偉杜相黃鏊各就位哭奠張思聰周積又各特舉焉
丁丑觀抵吉安府螺川驛僉事陳璧知府張漢同知張
烈通判蔣英林春澤推官周在廬陵知縣常序署泰和
縣事知事汪仲縣丞劉綸主簿莊伯瑤典史李江教諭
林文焯訓導金珩張旦吉水縣丞楊伯謙主簿辛仲實

萬安主簿楊廷蘭信豐指揮同知林節鄉宦尙書羅欽
順副使羅欽德副都御史羅欽忠門人御史王時柯庠
生蕭寵蕭榮王舜鵬袁登應羅綱謝廷昭周文甫王惠
迪劉德藍瑜龍潢龍漸幕吏龍光各就位哭奠

戊子觀抵臨江府蒲灘驛同知宇賓通判林元推官俞
振強靖江知縣陳府新淦縣丞唐和主簿王綸教諭向
欽訓導從介各就位哭奠

辛卯觀抵南昌府南浦驛建安府鎮國將軍宸洪太監
黎鑑御史儲良材參政葉溥李緋參議鍾雲瑞副使趙

全書卷三十一 七 德 系
淵僉事陳璧王暉吳瀚陳端甫都指揮僉事劉璽王寧
崔昂府學教授廖廷臣訓導范昌期張琚譚倬廖金新
建縣學教諭劉環訓導梁子鍾何樂南昌縣學訓導邢
寬庠生崔嵩陶潮劉伯盛舒泰武進鄒輓鄉宦副都御
史熊浹布政胡訓副使劉伯秀知府張元春御史涂相
郎中張欽主事張鏊進士熊汲檢校張默通判萬奎閔
魯知縣余琪聶儀楊璋甘柏胡大化舉人丁夔門人裘
衍張良才張召魏良器魏价萬世芳鄒賓齊昇周麟黃
鍾鍾文奎艾鐸安仁縣桂宸桂宮桂容桂軌孫鏗孫鈞

吉安府曾偉器報效生員陳文榮承差劉昂鄉民蕭華
李延祥程玉石陳本道高顯彰劉珏楊文嚴洪徐楹杜
秉文王欽各就位哭奠葉溥趙淵王暉張元春齊昇又
各特舉焉

歲己丑正月庚子櫬發南昌府自儲大夫以下凡百有
位越百姓里居市兒巷婦哭而送者載道風迅不可帆
又不可纜而前也儲大夫撫之曰先生豈有懷邪越中
子弟門人泣而迎者延首跂足而俟至者蓋有日矣須
臾反風若或使之遂行丙午餘干縣主簿陳瑒教諭林

秀訓導趙珊傳諮萬年縣主簿龍光相安仁和縣主簿鄒駢訓導周鐸黃選庠生桂輿蒲田縣廖大璧貴溪知縣方克主簿錢珊典史馮聰教諭謝炯庠生邱民節宋廷豸葉可久葉可大許文明鉛山主簿戚鏜鄉宦大學士費宏尙書汪俊各就位哭奠先是緒山龍溪二先生將赴廷對聞先生將還逆之巖灘忽得訃音相向慟哭疑于服制作師服問厥旣成服兼程趨廣信訃告同門會先生嗣子正憲至自越至是同遇先生之櫬于貴溪哭之幾絕書遇喪哀感以寄懷云

癸丑櫬抵廣信府葛陽驛知府趙燁同知盧元愷通判曾大有龍綱舉人劉偉玉山知縣呂應陽教諭霍重庠生鄭世遷李材程松葉廷秀徐森常山縣丞殷學夔各就位哭奠儲良材又檄呂應陽而特舉焉夫子弟守儉守文門人樂惠黃洪李洪范引年柴鳳會櫬于玉山辛酉櫬抵衢州府上杭驛同知楊文奎通判簡閱推官李翔西安知縣林鍾門人樂惠黃昫何倫王修林文瓊徐需蔣蘭金華府通判高鳳蘭溪縣主簿高禹教諭朱驥訓導胡奔口輝門人應典嚴州府推官程淳桐廬縣

主簿屠繼祖各就位哭奠
丁卯觀抵杭州府浙江驛布政潘旦劉節參政胡纘宗
葉寬參議萬廷彩龐浩按察使葉溥副使傅鑰萬潮党
以平何鼈汪金僉事孫元巴思明梁世驃江良材林茂
竹都指揮使劉宗偉都指揮僉事李節劉翱孫仁王佐
杭州府推官劉望之府學教授陶賀仁和縣主簿曹官
富陽縣主簿李珍教諭黃寧訓導程大有王裕莆人知
縣黃銘介子黃中百戶施經各就位哭奠

庚午觀抵越城奠于明堂御史陳世輔王化分守龐浩

紹興知府洪珠同知孔庭訓通判陸遠洪哲推官喻希
禮府學訓導舒哲陳箴林文斌曾昇會稽知縣王文儒
教諭張槩訓導詹詔山陰知縣楊仁中教諭林斌訓導
王昇廣西布政李寅參政沈良佐參議汪必東按察使
錢宏副使李中翁素張挺伍箕僉事張邦信王世爵都
指揮僉事高松金華府同知劉業友人侍郎湛若水副
都御史劉節門人侍郎黃綰給事中毛憲員外郎王臣
主事石簡陸澄按察使顧應祥副使郭持平蕭璆應良
知州王直劉魁訓導周桐周衢教授周衢陳炳陳焯陳

煉李敬應佐監丞周仲周浩周甸辨印生錢君澤私淑
門人知縣戚賢武林驛丞何圖贛州衛指揮同知劉鏜
指揮僉事楊基廣州府右衛指揮僉事武鑾南昌衛指
揮僉事趙昇廣州府前衛舍人孫紹英各就位哭奠洪
珠欒惠又各特舉焉劉鏜楊基武鑾龍光咸以營護至
越時將告歸緒山先生書稽山感別卷贈之因寓書江
廣諸當道蓋德其虔于襄大事也
仲冬癸卯奉夫子櫬窆于越城南二十里之高村會葬
者數千人副都御史王堯封御史端廷赦陳世輔梁尙

德萬潮黃卿萬廷彩龐浩傅鑰党以平汪金區越梁世
驃江良材林茂竹王臣劉宗仁李節劉翹孫仁洪珠孔
庭訓洪哲杭州知府婁世德同知楊文昇通判周忠劉
坎濬推官劉望之運同錢瀾副使李信判官林同方禾
錢塘知縣王橋會稽知縣王文儒山陰縣丞應佐餘姚
主簿彭英典史劉文聰教諭徐銳訓導謝賢陳元廣東
御史何幽布政邵銳姻人大學士謝遷尙書韓邦問編
修周文燭御史毛鳳都御史胡東皋參政汪惇副使吳
便司馬公輓僉事汪克章沈欽司馬相韓明知府陸寧

金椿運同徐冕知縣宋溥金謐陶天祐劉瀚田惟立徐
璽徐俊民吳昊葉信汪侶毅周大經周文煥胡瀛陳廷
華知縣王軾鄉生錢繼先王廷輔王文軒夏文琳何炫
徐應周大賚高隆友生尙書伍文定侍郎楊大章陳筐
嚴毅楊霓楊譽知府吳敘廉使韓廉邵蕢徐彬鄒鵠員
外郎張璿施信史伯敏王代于震朱梁晚生僉事汪應
軫知府朱袞李節郎中胡廷祿陳良謨主事葉良佩田
汝成王度王漸達王一和王文訓王文轉王文輅王文
輓良直費思義門人大學士方獻夫侍郎黃綰編修歐

陽德給事中魏良弼李逢行人薛侃應大桂郎中鄒守
益員外郎藍渠主事潘穎黃宗明翁萬達石簡胡經參
政萬潮副使蕭鳴鳳參議王洙博士馬明衡監丞趙顯
榮助教王崑薛僑知縣薛宗鎧周桐孫瑛劉本劉樽諸
訓諸陽諸守忠舉人諸大綱楊汝榮金佩金克厚僉事
韓柱主事顧敦復胡沖徐沂徐楷徐潞葉錯徐需張津
錢翀錢翹錢祚詔凌世華朱篋龔溥龔漸員外郎龔芝
杜應豸縣丞朱紱周應損秦輓章乾楊柱從弟王守第
各就位哭奠嗚呼喪紀作則有孚惠我德者固美而必

章而有孚惠我心者亦盛而必傳讀是編者毋但曰雷陽寇公之竹而已也

益員於腹適梁主專番縣黃宗問餘萬教百前時
如萬階隔對蕭然鳳參籍王將對士思即測望丞
梁世煥王景藉喬映烈藉宗豈風麻終楚隆本然
應請別請守忠舉人壽大離野文榮金麻金京真命
蘇林主事顧煒尉時中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谷
益員於腹適梁主專番縣黃宗問餘萬教百前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三十七

